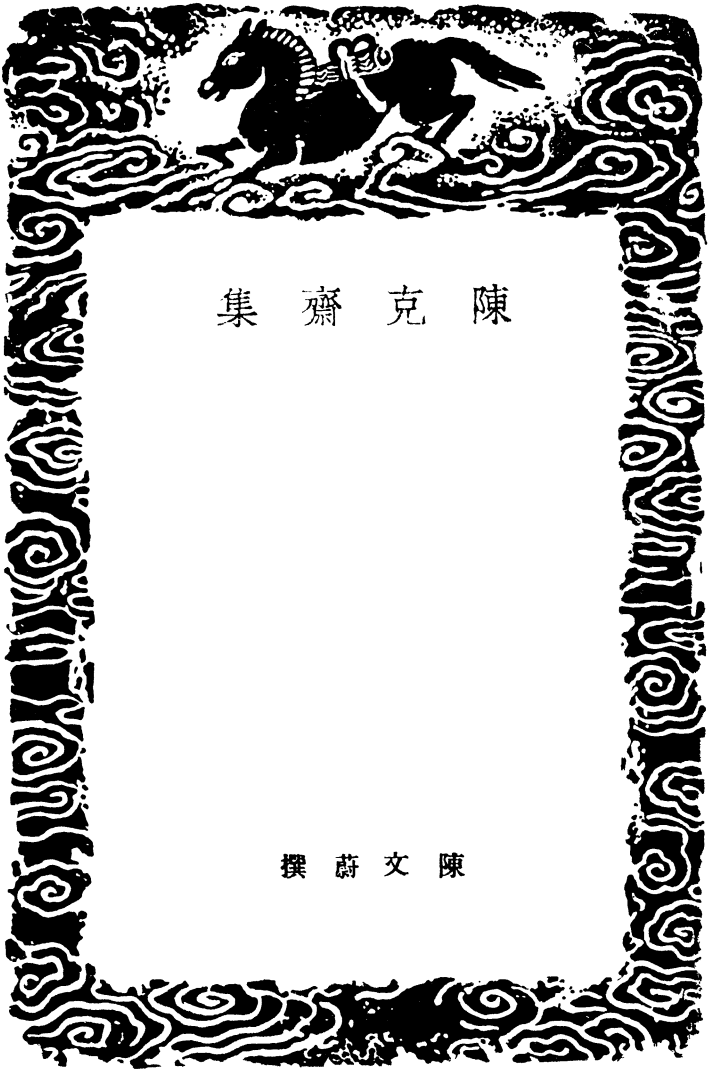
陳克齋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克齋集

陳文蔚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夫學者有志斯道。固在乎深造自得。然非承師訓之提命。往往不能無誤於其途。古人所以有貴於親炙也。上饒陳克齋先生。從學朱子有年。朱子見其好讀書。每歎以爲難得。一日晨興。左右手衣褎稍偏。朱子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卻如此耶。先生赧然謝曰。偶忘矣。朱子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因舉徐節孝見胡安定。厲聲諭以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用以自勖焉。夫道燦著乎日用之間。無往而不在也。特此心不能操存。而又無明師以爲之指示。故於義理當然之則。不能無違謬耳。先生親炙朱子。初年議論未契。朱子多方開諭之。後乃始有所得。其學以誠爲本。以仁義爲宗。以學問思辨爲返躬力踐之地。蓋未嘗須臾或息。朱子門人在豫章者。雖信多賢士。然未有過於先生者也。先生杜門養志。屢聘不起。間以詩文自娛。晚年爲部使者聘入白鹿洞書院。發明師訓。辭和而旨切。學者聞之。輒有所興起。非其初年親承提命。有以不誤於其途。又何能深造自得如是耶。先生與陸子同鄉。西江頓悟之學。往往與朱子牴牾。至以尊德性、道問學判然若敵國之不相降服。不知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乃聖學眞傳。體用兼該。而未嘗偏廢。豈若六經註我之說。厭問學爲支離。並其所謂尊德性者。陷於禪學而不自知也哉。先生文集具在。其篤信師傳。只是操存省察日用躬行要語。何嘗有一毫揚眉瞬目氣象耶。學者會此意。以讀先生集。可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紀述

先生名文蔚字才卿信之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從事先加意於學問思辨恐有毫釐千里之誤所友若徐子顏卽朱子所云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者吾鉛徐子融志氣剛決勇於求道其切磋尤詳焉他如吳伯豐李敬子諸君子一時倡和豫章之學爲不孤云郡志稱其淵源洙泗多深造而自得之著書立言俱得朱子旨趣如論中庸戒懼愼獨二事乃大學誠意之說甚爲朱子稱服後朱子註儀禮諸書又謂相去之遠以不得賢者之助爲憾隱居丘園桑聘不起聚徒講學以斯文自任鄉邦尊仰之所著多見於四書集成雨乂嘗考先生所至學校若書院十八輒尊爲祭酒屢主講席白鹿洞義利之語本陸子之意而更暢之居恆雅慕邵康節先生性情吟詠每每相近宜其芥視名位而不顧也所最盡心者莫如養志而尊人竹林翁竟至九十四而終人以爲孝行所感召子若孫能世其學入國朝尤爲孝義之族賢者有後竟不誣矣其見許於朱子者詳性理大全朱子大全故不贅姑掇拾所見聞於此全集若干卷放軼幾半雨與其嗣孫良鑑洎吾弟時泰搨摭於蠹蝕之餘僅得文十二卷賦一卷詩四卷刻成而紀其槩以俟有道君子表章焉同郡後學張時雨紀錄

陳克齋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幷性理說
又答徐崇甫說
答徐崇甫所辨講義二條
答傅子澄
答王抑之
答周希顏問浴沂
答夏自明
答徐子融師堯說
又答徐子融
通晦庵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與余正叔

答吳伯豐司戶簡
又答吳伯豐
又
答徐子融
答徐子顏
與徐子融
通晦庵先生
與余方叔
答韓仲止
請問朱先生書
與吳伯豐
與徐子融
通朱先生
答余方叔

卷之二

書
答李守約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答徐子融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己未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
答徐子融
再答徐子融
與李敬子教授
再答李敬子
番陽辭趙得勤知郡
答汪會之
答周希顏

與李守約
答趙必升
答姜叔權
與馮祥翁
答白鹿洞杜升之
再答杜升之
與徐崇甫校書
再答徐崇甫
答清江張元德
答祝行甫
答三山李惟寅
答野谷方君
答玉山汪君
答圍溪黃鵬飛
答蘭溪張伯誠

答劉南叔縣尉
答史守
表　劄子
進書編表
辭免恩命劄子
卷之三
雜著
朱先生敍述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許誌銘
雙溪書院揭示
克齋揭示
師訓拾遺十一則
克齋講義三則
信州州學講義
六月朔旦講義

庚寅四月二十一日講義
龍山書院講義
袁州州學講義
南軒書院講義
饒州州學講義
白鹿洞講義二則

卷之四

序

送傅子澄游浙西序
送章牧叔歸霅上序
程子清雲萍錄序
送徐仁伯之官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送周希顏序
贈日者任君序

記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求仁齋記
浩然齋記
祭文
祭余正叔
祭朱先生
祭趙敷文
祭外舅周司書
祭徐子顏
祭徐子融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誌銘
余正叔墓碣
卷之五

詩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歲窶新酒奉親歡爲韻爲老人壽
夏夜露坐偶書且勉同學子
予始生日巖叟攜酒見過且有壽語賦此以謝之
乙亥老人生旦
責己
丁丑老人生旦
戊寅老人生旦
自鉛山歸上饒途中感興
送周希顏游章貢
己卯老人生旦
窮冬積雪閔織紡婦
癸未老人生旦
寄題玉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薛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永邑楊君鑑子明闢齋讀書將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求齋名於予併欲得一語以示爲學之方予謂學雖多端而其要莫先於明善所以子思孟子俱以此開道後學大學格物之訓實同出一源故因楊君之請扁以明善且詩以演其義幸毋忽其言之陋云
汪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
歸鉛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和徐子融見寄
示浩
送趙國開赴崇安丞
和徐子融韻
其二
其三
其四
過趙清獻墓居
夜坐有感年四十

十月三夜省愆
送趙德勤將漕淮東
其二
送葉味道赴南官
別倉使
其二
又謝子京惠贄見
集著尚書偶成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晉江陳石麟校

書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幷性理說

人心道心固無二以其或生於血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生於血氣之私豈非人欲原於性命之正豈非天理況舜禹相詔之語已有危微之別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繼之以惟精惟一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雜蓋察之不密則二者交互於胷中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謹於毫釐之辨雖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不可得矣惟精惟一則兩下工夫並進而中可得矣中卽所謂道也來諭援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爲證而謂道卽人人卽道聖賢語言意各不同兩處各看令融液透徹庶幾不相病耳性善之說以水清爲喻非不善第以清濁爲言則雜乎氣質矣其後謂氣有不齊而其質則一意欲言性無不善如水無不清不知旣以氣質言則水不能皆清性不能皆善矣當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無病耳此乃講學之本原當取孟子與告子辨論處熟看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語參酌求之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則議論方有的當非臆想料度之可及也來諭以天命比君命此固然矣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蓋心統性情性卽心之靜而情卽心之動心不能不靜而亦不能不動豈有惡於情哉今曰人之本心卽性也其不善者情也心性旣

無毫釐之別。又直以情爲不善。則與滅情之見何異。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豈以情爲不善哉。心性情之界限。惟孟子之書。具其條理。無吝熟咀味也。吾輩相去之遠。不得羣居講學。苟書問中又不能盡情無隱。而同聲相和。卽爲同門之罪人。是以不敢苟相阿徇而傾倒。鄙見如此。幸詳之。復以見告。

一邪一正之說。傷於刻畫。人心未必便邪。第生於血氣之私。不知簡梶則易流於邪。此所以惟危也。當如敍中語。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因暇日鈔錄舊編。將因書復以告崇父。嘉定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答徐崇甫說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爲中。若便指人心爲人欲之私。其意義無乃太疏淺。某再三詳之。極感開發愚意。竊謂貴乎精一者。正欲察其微而安其危。如是乃可以得中。非謂精一便爲中也。爲字似未穩。人心固不可便指爲人欲。畢竟生於血氣。易流於人欲。此所以爲危。中庸序於此辨析甚精。尊兄謂平心定氣味之。又驗之於心。其旨自可見。此言甚善。但當實用其功。則舊見庶可濯去。而新知當自得也。

答崇甫所辨講義二條

蒙見教懲忿窒慾二事。較之鄙見。尤覺條暢。足以補其缺漏。甚感甚幸。但謂忿害淺故懲之。慾害深故窒之。愚意恐忿慾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蓋忿之來也暴。不知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橫而不可制。故必懲之。懲則尤欲其用力也。程子謂治怒難。治懼亦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正謂此耳。慾心發於隱微之中。其來也以漸。只要覺纔覺便可制。然非恬於世味者不能也。以此觀之。忿慾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尊兄以爲何如。儻有未然。更俟開曉。

仕學二端。謂理無窮。學寧有窮。援漆雕開事以證。可謂名言。良用敬歎。但引周公事。恐孔子只說、凡人。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驕吝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來教以爲聖人尚爾。況其未至者乎。似便以周公爲驕吝也。未免語病。更幸思之。詳以見教。

答傅子澄

格物工夫。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蓋爲察之於身。尤爲親切。吾身萬物之理皆備。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非謂只察之於身。而不復推之於物也。

朱先生說持敬之方。歷舉程子尹謝之言。固切矣。然以瀟觀之。只自主一上着工夫。若能主一。便可整齊嚴肅。此所謂繇乎中而應乎外也。

持敬功夫。只在主一。便自整齊嚴肅。固是如此。但聖賢教人。不令一處放過。隨事簡察。無時不然。無處不然。所謂內外交相養也。若只說主一便了。則起居出入之間。或細微不謹。則於主一功夫。未免有間斷也。

前日西溪觀水。抑之因舉道體二字。先生曰。與道爲體。抑之又謂與道爲一體。先生以爲不然。次早。抑之又問。以謂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爲道之體。以其難見。故指川流而言。先生以謂皆是枝葉之說。須要識如何是與道爲體。瀟愚意謂程子所謂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卽朱子所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之謂。然道固是純亦不已。亦只把這天地之化來與道做箇體。指川流而言者。以其著見而易察也。不知是否。道體之說。其間亦有近似處。終是未釋然。且子細玩索。他日面見。言之未晚也。

答王抑之

論語、莫我知也夫。此一條文理亦不難曉。向年文蔚曾隨文解義。質於先生。皆不以爲然。竟不曾剖判。後來文蔚因別看文字。意先生之意或出於此。未及質正。先生已棄諸生矣。至今爲恨。先生曰。此卻是箇有思量底事。卻要在不思量處得。

國君夫人父母終無歸寧之禮。使大夫以寧於兄弟。非國君夫人。則無此制。然嚴於禮法者。父母終亦以不歸爲美。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觀此則可知矣。今世俗不能行也。

上爻爲主。專以此爻而占吉凶。亦須以下爻參驗。但所重不在下爻耳。

以一卦言之。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三爻皆變。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是用本卦彖辭占。然所謂彖辭。

卦下之辭。便是所謂繫辭也。非彖曰以下之辭。

答周希顏問浴沂

聖人之心。虛明瑩徹。無所繫累。如懸鑑當空。過者必照。而虛明自若。不逐物以往。故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也。曾點識之。故於言志之際。託興於風乎舞雩。而胷中了無一事。聖人喜其與己志合。喟然與點。集註謂天理渾然。隨處發見。不過卽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作爲也。可謂得形容之妙矣。但其所見至此而行不揜焉。所以爲狂也。三子各拘拘於一事。所見者小。然卻皆其實事。故聖人亦許之。子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雖是己之所能。然未免有意。若隨事順應。而不見形迹。則氣象又不同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一循天理之節文而我無意焉。聖人之心。不過如此。子路之才。固是有餘。觀其言志。皆是才之所可及。而子路未免以此橫在胷中。而不知人之所爲。皆是天理之當然。故程子謂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此意。只爭些子。其見地便不同也。舜有天下而不與。是不以位爲樂。與此又別。

答夏自明

自明竊見費隱一章。以爲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而文公章句。則曰擧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如此則不知費者、聖人固有所不能盡。而隱者、聖人還能盡之否。章句又曰。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不審所謂所以然者。果何所指。

費者舉道之全體而言蓋天下萬物無非道大而天地細而毫毛無非道也舉全體而言固有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是有所不知也如堯舜之病博施濟衆是有所不能也隱者乃事物中之理事物之所以爲事物必有所以然者理是也事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理則聖人無不明矣

性近習遠一章文公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不知還是本然底相近抑是氣質底相似初之一字於二者何所指

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知愚均稟孟子言性善者是矣雜乎氣質則有善有惡有清有濁雖善惡清濁之不同然有生之初大抵相近自其習之不同則又遠矣

答徐子融師堯說

文蔚於儕輩中蚤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與世俗浮沈於富貴貧賤得喪禍福之中恨未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率然趨造几席愧不以禮方欲修刺以謝過遽沐左顧且示師堯說一篇於足下謙光何損其如重不敏之咎何孟子論鄉愿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堯舜以爲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啓學者以師堯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說焉道之在天下蓋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榮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蓋似是而非使人眩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嘗加戒謹恐懼

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彼不息。此烏乎流。彼不止。此烏乎行。然則奈何。亦曰翦其形。滅其影。翳之者去。則明斯至矣。必以爲本同而末異。是教之使附會。豈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繫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行堯之道。是堯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暇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說如此。倘有未然。願因時而反覆之。幸甚。

又答徐子融書

儒者之道。正不必窮高極遠以爲異。中庸之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所謂聖人不能知行者。非杳冥茫昧。如異端之談空說妙。蓋極其全體大用而言之。而聖人容有不能知不能行耳。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則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莫非此道。非索是道於民生日用之外。今學者但能窮理以爲先。躬行以爲急。動靜語默。皆適其宜。而不馳騖於荒唐謬悠之域。卽子思所謂中庸之道也。文蔚緜薄無似。志有餘而力不足。每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爲懼。來諭謂不能弘聖道。而徒言闢異端爲學者之病。是固然矣。但異端似是之非易以惑人。倘不深排而力詆。則爲害非淺。豈但千里之謬。起於毫釐之差而已。正程先生所謂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豈姑待其能弘聖道而後闢之哉。闢異端、卽所以弘聖道也。果如來諭。則是黨邪庇僞。反爲異端之地矣。於弘聖道乎何望。又謂釋老不能兼吾

道之所有而吾道備釋老之所無竊謂本領有所不同吾儒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乃厭苦根塵瞑目面壁就此身起見豈知性無內外儒者成己便要成物故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今曰不務成物惟務成己豈知成己者耶異端之學正爲理窒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聖賢明理故辨異端似是之非實以憂世爲心學者一有不察則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今欲使之鼎立並行是欲薰猶同器苗莠並生聖道何由而明人心何自而正儒先長者所以每爲學者苦口也然此道既有當世大人以任其責吾輩惟當留意切己功夫精察明辯一毫稍涉異教深扃固鐍如拒盜然庶幾不至陷於其域此道信者極希稍有信者未必粹然一出於正反務窮高極遠以爲異宜乎千載寥寥而道之不明不行也文蔚學雖未至實不敢外用其心少冀他日有成願與同志共臻斯境明者以爲如何

通晦庵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文蔚近於邸報中得知先生復有召命可見聖眷優隆仕止久速惟其所遇萬一雲龍會合蒼生有莫大之幸不知先生於出處之計如何非淺陋所及文蔚於九月廿一日夜夢中偶得一詩覺來尚能記省其詩云二更月已上詔書來籍甚嚴穴被褒旌海內必安枕文蔚初以爲適然今觀再有召命恐其所感在先生之遇合也敢乞量宜進退徐子融罷學到五夫其志甚銳文蔚偶有牽制不得偕行徒切悵快前書曾以大學誠意章請問蒙尊諭已失其書謹再錄拜呈乞賜明以見教文蔚向來未得章句看於此章嘗以意通之謂自欺者既無誠心於爲善內實不肯爲善而外竊爲善之名如色莊者是好好色惡惡臭乃

中心實然之好惡。使吾好善惡不善如此眞實。則何適而非誠。爲善不出於中心之實。而外以僞爲。此所謂自欺。謹獨者無隱顯無內外。若有隱顯內外之閒。烏得爲謹獨。所以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以隱顯二其心也。然則自欺者。明知其不善而故爲之。卽偸心之所致。鄙見向來如此。及觀章句解自欺之說。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說。初以爲疑。反覆諦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蓋謂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體不明。而私意容或竊發。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卽自蔽其心之謂。經文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於此見得益親。而又說得自欺意出。誠非學者所及。然文蔚於欲字猶不能無疑。以謂小人之爲不善。若非昧然有所不知。卽是肆然有所不恤。肆然有所不恤。乃明知其不善而爲之也。昧然有所不知。乃不知其不善而爲之。自欺者。意其不能格物致知。故心之全體不明。當其爲不善之時。不自知其爲不善。非不欲其知也。若謂陰爲蔽匿。不欲使其本心之靈得以知之。畢竟先已知其不善矣。卽肆然有所不恤者。欲不欲不足以言之也。文蔚前書所疑如此。近來再讀大學。見得此章所主。多在謹獨上。故君子必謹其獨一句。凡兩言之。至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依舊說歸謹獨上。其意乃不承上文致知之說。文蔚恐當時立言之意。只宜據誠意一章自說。謂誠其意者。乃毋自欺也。毋自欺便是謹獨人。或自欺則內裏是一般。外面又是一般。卽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雖幽獨隱微之中。顯著如此。不可不謹也。傳文只以謹獨爲誠意功夫。而經文知至而后意誠之旨。自在其中。如

此看庶得一章之意渾全。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幸併前說明賜開曉。不勝至望。

與余正叔書

切己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文蔚每日於體察外。尤著意克己工夫。緣有性偏難克處。殊以爲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去。終是爲累。文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非己排人。卽人拂己。亦戛戛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雖曰難處。未必不爲益。當時時提督使不間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緣間斷處多。若頻頻警策。無頃刻間斷。如此三兩年。豈有不進。昨在城因說去私意。覺得長者其言稍寬。據拙見以爲其害不細。今人固有自見爲私意。更欲護占。不肯放脫。如此氣象。只是依舊。又不見有日新處。彼此各欲進步。不敢不盡。誠更望見報。

答吳伯豐司戶簡

昨者誠說。極荷詳諭。謂既得良方。便當修合服餌。文蔚敬當書紳。誓終此身不忘也。但類聚聖賢言誠處觀之。止答徐兄誠字名義。未見歸一。非謂明善工夫。止是如此草草也。

又答吳伯豐書

前日答簡服餌之說。亦只是汎言之。施於論誠。則無所發明。文蔚竊謂此語雖非論誠。然學者果踐其言。卽爲誠矣。言而不行。近世學者之通患。先生長者之言。只將做口頭說話。往往得其書。亦但知鈔錄而已。不知書將何用。此文蔚所以書紳尊兄之言。蓋欲卽此便用工於誠。不至對塔說相輪而陷於自欺之域

耳。但其中一語云。止於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則何善之可擇哉。此語文蔚竊所未安。伊川先生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且聖賢言誠。無非發明天理。而人之一心。莫非天理之純全。自其蔽於人欲。故天理不明。隱而爲念慮。形而爲言行。無非矯飾欺僞。而向之誠者。今皆妄矣。聖賢言誠。無非所以發明人心之天理。即其言而體認玩索。便可識本心之實體。而是非眞僞。天理人欲。瞭然不誣。即此便是擇善也。顧云何善之可擇何哉。若如尊兄之說。只成汎言擇善功夫。無下手處。中庸言擇善工夫。節目甚詳。各是下手處。且如吾輩今日論誠。誠字未易識。必須博學之。類聚聖賢言誠處求之。即博學之謂也。學之未明。質之師友。即問之謂也。問而有所未安。又經心自思。即思之謂也。思而有所未得。又從而反覆辯論。即辨之謂也。是四者。皆擇善之目。而後繼之以力行。至於他事。莫不皆然。今既類聚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又豈無善之可擇也。且聖賢所言。便是此心之理。豈但訓義而已。只要識得此心眞妄。眞者爲誠。妄者非誠。即須取眞而舍妄。若識得後。便能如聖人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文蔚未敢道此。須是一言一行。每致其實。則久之純熟。誠庶幾可得耳。文蔚答徐兄之意本如此。既蒙不外。敢再以請。幸折衷之。

又答吳伯豐書

昨者鄙說。得蒙過目。至於反覆詳辨。所以警發愚陋不少。甚善甚幸。徐兄議論。雖有未的當處。大槩卻穩實。如來教首舉數條可見。渠以天理聖德。與誠滾作一片。蓋嫌其稱名而不踐履。不知議論道理。須是還

他色目分曉。豈可混然無別也。尊兄論之甚悉。文蔚不復縷縷。退之虛位之說。文蔚雖不聞先生之言。初亦意其如此。今得來教。始可釋然。但來教引大學之說。有曰彼乃以是而賊其性之天理。語似未瑩。蓋性卽天理之具於心者。性之天理。則性是何物。天理又是何物。言人心之天理則可。言性之天理則不可。尊兄誠思之。當知四字有病。如鄙說未然。卻幸明以見教。所評存存齋銘。文蔚以閑邪寡欲。未爲用功得力處者。正以中無所主。則人欲紛挐。念慮雜起。如程子言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故須得一箇主宰。又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正與孟子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今尊兄旣曰欲敬以閑邪寡欲。則固得其意矣。夫復何言。如論致知一條。有曰欲致其知者。要以寡欲爲先。文蔚亦謂欲寡欲者。要以敬爲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尊兄言、心靜不雜者、其致思必專。其索理必精。而古人自其幼時涵養之術已具。蓋皆以敬爲本也。其論甚善。其他諸說。皆精詳縝密。眞有發於或問。歎服歎服。鳶飛魚躍自升沈之句。文蔚蓋狀天理自然流行之意。中庸言上下察也。蓋言此理無所不在。人之一心。汎應酬酢。無非天理。彼不能存者。固無有主宰。而外物用事。其或存得。不把持過當失之急迫。則苟且歲月而墮於悠悠。故明道先生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文蔚頃荷先生教誨。謂苟能存得。氣象自別。羣妄自然退聽。文蔚驗之果然。眞見其有森然不可誣者。故鄙句云然。亦不自知其果如此否。果有得於先生之意否。正賴朋友相與討論。以求至當。不鄙而惠教之乃幸。

答徐子融書

大抵來教多覺詞繁而意裂且如鄙說謂誠之一字昔人以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及云理固天之理非誠之理德固聖人之德非誠之德正以尊兄不當言誠之理誠之德故以此語釋之尊兄既然前說此復何疑今日吾輩正是講學之事若乃實用則在踐履功夫且如誠說討論講究當得一箇是處既見得誠之體段卻求入之之路迤邐實踐將去久而純熟誠在我矣如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是誠之體段也必繼之曰誠之者人之道是教人以求誠也誠之者人之道此一句未足以盡其曲折故下文又有擇善固執之說而求其所以擇善固執者則在博學愼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若云未有直以爲天理聖德之名而必欲約歸於己則中庸亦不當言誠者天之道只消曰誠之者人之道足矣道理豈有不可名者循名以求實可也縱如尊兄曰誠卽天理天理卽誠聖德卽誠誠卽聖德亦未干自己事惟是擇善而固執乃學者所當務耳此語併退之虛位之說伯豐辨之詳矣茲不縷縷修辭立其誠既知不可分開說便自分曉誠字更須究易之意　修辭而立之功始有所措向來所示誠說鄙意謂只收煞在一謹恪上者正緣尊兄所援引者可見文蔚雖以來教始終次第求之總見名義不曾分曉後面雖有數句判斷只釋得明道先生語前面已自隔截了非得後書安能灼知雅意所在尊兄議論大率傷於援引多而剖析少所以不能使人釋然願更虛心平氣自取前後議論反復味之當自見得但言行相顧等語施之論誠雖是擇善固執功夫未爲親切然於日用之間所助深至文蔚中夜思之殊有警省佩服切磋之賜不少也方叔書謂

不當於德外言事兄辨之甚當精一危微之句文蔚有數語欲質之先生未暇寫出容別求教舉似曾南豐對神宗語及二先生南嶽唱酬後序以見警尤見愛我之深併用銘篆存存齋銘伯豐有斷語幷文蔚所答別紙錄呈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諭

答徐子顏書

來書見問論語所入處尤荷警策頃年訪德修文因論易以謂三百八十四爻爻可入大抵聖賢之書固有歸趣惟學者潛心既久一旦悠然有會心處則可以觸類而通矣如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因有所悟意此乃思叔所自得者他人不與也文蔚於論語讀之未熟未能脫然有得惟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方將從事於此以收放心而克私意他則未之有得長者之見如何有以教之爲幸

與徐子融書

此閒雖無事麤可讀書但恨師友俱遠去歲鄱陽卻得吳伯豐相與講切今歲缺此只得自勉力耳近來功用如何想益增進文蔚皆因讀書愈覺不可麤率緣先入者爲主草草讀過舊見未易濯去熟復義理忽然自見殊使人有悅意也所答吳介甫仁義體用說屢得玩味大意甚好然未及究竟圖意未敢答去姑俟後便

通晦庵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弛廢。看孟子已至盡心上。諸有可疑處。皆且錄出。俟侍見之日請問。但所出愈遠。經歷愈多。縈拂於心者復不少。以此見學力未至。心力未洪。今但隨事省察。每與克下。亦止能翦除枝葉。未去病根。細思之只爲有性偏難克處。其他旁出竊發者。只是因此去得此根。方可進步。昨在鄱陽。諸兄論誠。有書問往復。吳伯豐錄至先生答書。知已達尊聽。往往論說之多。遂至纏蔓。要當熟加玩味。眞實見得。卽諸說不難判也。前錄去數詩拜呈。皆文蔚隨所見而作。語意有差。當隨筆呈露。切幸警誨。

與余方叔書

吾人不得羣居。深覺寡陋。書中所言。又不盡意。然時得一語。不翅如獲至寶。前書道聽塗說色厲內荏之戒。甚善甚善。非惟尊兄書之几案。文蔚亦銘心不敢忘矣。文蔚近來亦思造次顚沛必於是之言爲有深味。願與尊兄共之。文蔚遠客千里。誠有白雲之念。忽思孝子愛日。則一朝不能處也。欲遽歸又無以爲菽水之養。正躊躇未有所處。不知何以見教。

答韓仲止書

文蔚旅寓。諸況如昨。無足介念。但師友俱遠。每與孤陋之歎。讀書存養工夫。日不敢廢。未見有卓然可恃處。此所以惕懼不寧也。前書蒙諭顏淵仲由爲孔門善學甚當。今世學者。大率言語勝而踐履不足。致知力行。此正聖賢所望於後學。遠蒙警策。敢不銘佩。門政聞已安厝。甚慰甚慰。息心涵養。正有望於契兄。但事無非學。要當隨處省覺爲佳。恃愛僭及。亮之乃幸。

請問朱先生書

文蔚寓此。亦無甚事。每日不廢讀書窮究。至於放心之求。惟是造次顚沛於是。雖思慮之橫出。未能頓去。但孳孳不敢自已。亦自覺住不得也。所恨無切磋之益。日有寡陋之懼。昨在鄱陽日。與萬正淳論大學二條不合。正淳書來。再有論辯。適值文蔚治歸。不果再答。今別紙拜呈。乞賜采目。以文蔚觀之。能慮能得一條。渠雖易其辭。大槩不過前意。前段以謂聖人之治天下。故欲夫人皆爲聖爲賢。然而林林蠢蠢之衆。未必皆能如聖人之願。但秀異之才。則長養成就。以收格物致知之功。其他存神過化。日遷善而不自知者固多矣。文蔚謂天下雖不能皆如聖人之願。聖人立法以教人。豈復有異同。固欲各致其知。各誠其意。各修其身。而後爲天下平。若夫能不能則存乎人焉。非聖人所能強。伊川答或者人皆可爲堯舜之問可見。又謂若人人而教之使格物致知。不亦勞乎。蓋聖人但示其法於天下。使繇此可以自明。豈必人人提耳而教之也。文蔚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如何。有以折衷之。乃幸。

與吳伯豐書

近日功用如何。想見日新。文蔚讀書窮究之外。惟務存養。雖私意雜出。未能去根。然未有不知。知之未嘗不克。但孜孜於此。不敢自怠。或深夜誦康節先生詩。便覺外務無一毫足以介意。所助良多。有新得。便中一賜警策。乃所深望。

與徐子融書

文蔚今歲頗爲子弟課試所撓。雖隨卽驅遣。終廢時日。細思之寸陰誠可惜也。過卻一時。一時不再來。過卻一日。一日不再來。可警可懼。近觀陳安卿警惰警滯二詩。深有省發。此兄可想其勇猛精進。其他議論。亦煞得工夫。可喜可敬。先生誠不妄許予也。

通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緜力弱質。每荷不棄。曲賜鐫誨。恨以迫於親養。匏擊書館。不得時詣函丈。日夕親炙。以融化氣質。然此意未嘗頃刻暫忘。今從者又有千里之適。便回高隱。亦須在年歲後。見聞益孤陋。未能就有道而正焉。臨風徒切悵怏。但每日隨分事業。亦不敢廢。看中庸已終篇。子思之學。廣大精微。固未能窺其萬一。乃得於章句或問間。竊見先生指示學者功夫切要處。且戒謹恐懼與愼獨二條。近世儒者多滾作一片說。不知其間該動靜體用之全。而先生剖析發明。最爲精密。文蔚於此涵泳久之。若有所見。至卒章子思撮一篇之要言之。凡八引詩。至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繼之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繼之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明首章之意。其丁寧之旨至深切矣。而學者鹵莽滅裂。至於條理錯繆。界限不明。則亦何以知古人爲學之功。緜淺而深。自疏而密。而日用動靜之間。操存省察之機。有不可須臾離者。文蔚愚陋。以謂爲學之功。無切於此。誓當力行以終此身。庶不負先生之大賜。未審尊意以爲如何。便中更賜警誨。乃所願望。

答余方叔書

前時別紙之論尤荷諄復詳誨但鄙見終有未合文蔚近看太極圖通書稍覺見得親切卻恐尊兄尋常於文字間少玩索功夫麤得而遽止又卻自信太過而於朋友之言多不能盡其意是以卒未得合子融兄初焉雖有狂率自是之過卻能勇於自改如鄉者所論始亦不能無疑久乃自定蓋理之所在不容異也先生之言文蔚非敢苟同每遇看文字必先紬繹詳味俟其稍見意趣卻以師言證之但見其細極毫毛不容少異此非空言可爭願尊兄亦取其書而讀之句句而考字字而索當知孔孟之學自二程發明以來至於今日始極精備然後爲得也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二

書

答李守約書

遠荷不鄙。開示進脩之方。最是十二時中。不得放過。使講究思索之功。浸漬入於日用之中。爲切要語。文蔚雖每日從事於此。以思慮尙雜。未能純一無間。今得來教。書之窗牖。使時時在目。庶足懲偸警惰。賴所助不少。甚感甚幸。文蔚竊謂此理自周程啓其祕。至先生始極精密。然而未嘗不發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各在學者看得如何耳。其間指示功夫要約處。略無滲漏。苟得實下手。信有得力處。想尊兄體之熟矣。不俟喋喋。文蔚謂學者之病。往往在於心麤。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始無次第。大抵自疏而密。自淺而深。吾輩不可不盡心也。要當取其書。沈潛諷詠。勿惰勿迫。久之有所契合。自然支分節解。如庖丁鼓刃。無全牛矣。文蔚有志如此。未能眞踐其境。願與良朋共之。讀濂溪遺文詩。文蔚間嘗有作。今不記所錄呈者。蒙諭太極無極之理。有的實見否。竊謂只就此一句論之。則先生之與陸氏辨之悉矣。以周子一圖統體論之。則精麤本末一貫而已。蓋卽陰陽二氣之流行。而此理無不具於其中。此理雖無聲臭。而未始不具於形氣之內。固非先有此而旋有彼。亦非因有彼而後有此。蓋合下如此。是以自其理而言之。則無極而太極。自其氣而言之。則一動一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合

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離。析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雜。自其得周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知其合者不知其離。精麤遂至於無分。知其離者不知其合。本末遂有於先後。是二者皆謂之不知太極圖可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又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斯言最有功於周子。如學者功夫則莫如主靜。功夫到處。自完全矣。然易而言之。亦可懼也。既承下諭。不敢不傾倒。未知是否。便來詳以見教爲幸。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伏自違去几席。跧伏鄉野。無緜訪便修書。非敢懈怠也。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相招。教一二子弟。已從其約。周提幹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共有三四人。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卻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日今有部餉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怏耳。先生還山閒。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詠。不能得其意。卻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功。他日當請益也。近略見玉山縣庠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閒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其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者。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閒卻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耳。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慮

有未穩切望開示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荷先生教誨已十餘年所恨資質凡陋不能勇於進學以變化氣質有負提耳者甚多惟自近日以來操存省察之意不能自已自朝至夕無他用功凡讀書應接以至閒居獨處存省底意思未嘗不在念慮所發雖未能一於善但一念之微若善若惡隨卽覺知較之頃時雖曰操存記得之時常少昏忘之時常多雖曰省察多是邪心妄念至於昌熾方始覺悟今茲幸免此患亦微有效驗如向來苦於甚難者今若稍易向來病於窘束急迫者今若稍從容順適自此以後或可冀其少進更望先生終教之文蔚誓當力行以不負大惠嘗誦康節先生詩至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之句深以自警竊謂世之學者多緣其誠不至於幽獨隱微之中一毫不慊使做出無限阻障況表裏二其心乎惟當積其誠意使至於貫日之地方可以進學也區區之志如此先生以爲如何讀詩方到衞風未有積累工夫但見言語不必求之艱險意味惟當玩其深長如斯而已其他疑處皆且錄出俟諷詠之久當別有所見前書虛心參驗之訓敢不遵守

答書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功夫也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氣質薄弱。不獲日夕摳衣坐隅。雖循循不敢自已。終恐識見局於淺陋。近於讀書之暇。或吟哦諷誦。康節詩。見得此老雖若疏放。至其用功處。未嘗不密。抑能使人於人情物理閒練之漸熟。處之漸安。文蔚謂閒時暇日。優游於此。是亦去物累養性情之一助也。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偶子融寄詩。文蔚輒用此意和之。別紙錄呈。語疵意病。當隨筆呈露。便中賜教爲幸。

答徐子融書

以龍德爲誠。此言卻有意脈。細玩經文。閑邪存其誠。其字可見。但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存誠之方。恐非本爻之旨。且以文勢觀之。自有條理。蓋謂以龍德而處中正之地。是得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謂須臾不離耳。所以伊川云。造次必於是。非謂學者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致其力也。聖人既不離於中。則無過不及矣。他有甚事。惟在閑邪而已。邪閑則誠自存。或曰既已庸信庸謹。謂非致力。猶有待於閑邪乎。曰。聖人未嘗忘戒懼也。堯舜兢業。正謂此耳。使聖人自謂已處無過不及之地。而無事乎戒懼。非所以爲聖人。故下文有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目。程傳謂聖人自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觀此言可見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極。其著見功效以言之也。然誠之一字。固足以盡龍德之實矣。須更將中字表裏參驗。尤覺細密。鄙見如此。未識當否。更望詳酌。反復辨論。以求至當。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廢閒。嘗溫誦大學。於自欺自慊兩言。深有所契。竊謂學者惟欲眞知。眞知則於惡不善眞如惡惡臭。好善眞如好好色。無一毫不足之意。固不容虛假於其間。然亦豈容虛假自欺者正與此相反。聖人以欺字對慊字。形容情僞。極盡精切。所以大學首篇無他語。止曰在明明德。明德旣明。則知之必眞。而於好惡之間。無有不實矣。文蔚每於日用閒驗之。深信聖賢之言不我欺也。誦詩必先求正文。亦得大意。但其中名物訓釋。與夫精微曲折。必質諸詩傳及注疏。尙未終卷。未敢請問。前書所論中庸。幷求是正。

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己未）

文蔚以迂愚之性。未有親養可歸。棲處人館。亦煞多事。以義理自處。未免拂情。又不敢徇俗。坐是亦覺費力。已年齒到此。只得自立。但覺有時氣少充。今當益務培養。以配義與道耳。儀禮方借得一疏參究。有少文義疑惑。謹具別紙求教。文蔚於儀禮外。復取禮記兼讀。見得聖人不是杜撰。皆是於天理流行處。分別許多節目次序。隆殺等級。具有條理。但衣服器用。古今異宜。好禮者依放而行之。不失古人之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如何。併乞示教。

答徐子融書

示還子顏丈書。且蒙諄誨。所見甚善。但謂三子者出。曾哲後。顏子必不後。孔子亦無云云之答。此未免以世俗之心窺聖賢也。蓋三子者出。曾哲偶自未出。安知顏子不然。曾哲之學雖未到顏子地位。此箇意思。

卽與顏子無異。觀舍瑟氣象。無些私意。世人之所輕重者。豈足道哉。以其有德色。獨後三子出。今世學者。麤麤有識者且恥之。況夫曾晳乎。自以爲高見而議其後。恐與曾晳所見無交涉矣。顏子固未敢道。只曾晳之肩。亦未易遽齊也。又謂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克伐怨欲不行。謂未是百尺竿頭。又欲進步。卽腳不踏實地矣。持論甚高。過於中庸。但恐無下腳手處也。鄙拙之見。不敢不盡。以傾倒儻有未然。幸不我咎。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見教曾點之說。甚荷不外。但曾點胷懷。極是灑落。恐不如所料。儻如所料。孔子必不與點矣。此是論語中一節目。須更商量。百尺竿頭進步。文蔚非不會意。謂雖是孔子。亦只得在百尺竿頭立地。他人蓋未到百尺竿頭也。百尺竿頭進步。殊非聖門語言氣象。是以瑣瑣。忘其愚直。更幸思之。

與李敬子教授書　甲子冬

文蔚往來閩中。於師友間。稔聞令望。第恨去留參辰。不得承博約之誨。唐石雖幸一見。恨恩恩而別。不及交一語。深以爲恨。卽日冬寒。漸力伏惟進道之勇。神物森相。尊候萬福。文蔚稟資遲鈍。涉世多艱。荷先生教育之久。而學不加進。深以自懼也。近訪朋友徐司法爲盧阜之游。一日拜白鹿洞先生祠下。遂得與升之杜兄相款。升之具道此日。獲親講論之益。且敬歎其痛快勇決。文蔚因得以詢問起處之詳。竊知讀書山間。深有契合。且以誘掖後生之秀者。其趨操如此。令人敬歎。文蔚竊嘗自謂爲學之道。義理難精。己私

難克今吾輩未嘗不從事於格物致知讀書亦曉解大義應事接物之間蓋亦審訂是非權衡輕重但毫釐之間察之少有未盡則道不明矣至於克己未論到顏子天下歸仁處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自是一難事自非隨事檢察痛自鋤治則不知不覺之頃私意已竊發矣尙何望其道之能行哉此中庸所以論道之不明不行而歸咎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況今老師云亡學者星散無羣居講切之益或解體自肆或狂率自是深懼此道無傳尊兄乃能用力如此誠爲可敬但疇昔朋友間多謂尊兄稟氣太剛勁急太甚少寬裕和平之氣大抵進道不可不勇任道不可不毅若欲從容之中理而無過不及之偏則須察理之精克己之盡以變化其氣質可也此中庸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若論難易疑莫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然前三者貧稟之近似者皆可慷慨感激而爲之至於中庸則直須義精理明而非血氣智勇之所能及矣近聞尊兄以弘名齋伏計每日用功文蔚深喜斯道之將有傳敢寓片紙布此區區自念與兄交淺而輒言欲寫而復輟者屢矣又自咎曰此卽不能先施於朋友之過是以忘其狂僭因此或可以來其警教之益前此過番陽會姜叔權亦得少款渠恐吾人邂逅相見託致問意叔權自三數年來苦於多病不甚看文字但氣象卻自好也徐司法誠恪有守頗恨此間少講論耳他日須得與兄相見文蔚今以歲晚思親亟歸上饒深恨不得一造高居少奉從容有可箴藥便中切幸勿外

再答李敬子書

文蔚爲鈍之質。年邁而學不進。家貧親老。未免假館讀書。工夫多分於應接。良以爲撓。今見理歸計。次第年歲間可遂。誓當畢力鑽研。以無負先師期望之意。頃聞有司直之命。繼會直卿黃兄。竊知授江西運屬。苟有志於爲民。隨處皆可自效。有朋友往來相與講學否。文蔚竊謂日用工夫。靜中不能不動。卻欲於發處察之。惟動中之靜一節。最難須是於此用力見功。庶幾天理流行。不至間斷也。文蔚雖曰以此自提。終未得力。因來有以教之是望。

鄱陽辭趙得勤知郡書

文蔚疏謬無取。誤蒙見知。收寘郡齋。自愧冒處非據。寅夕不寧。方圖引退。忽承易鎮嘉禾。喜而不寐。意謂因此可以告歸。乃蒙不鄙。復有顧遇之意。自惟無狀。何以得此。豈足下憐其寒陋而不忍棄之歟。然文蔚竊有愚誠。不敢不吐。文蔚堂有垂白之親。菽水缺養。使文蔚溫飽於外。而不顧其親之飢凍。是乃名教所棄。豈可冒居師席。以表範人之子弟。用是所以難其遠出。徑當自此請。達少留番江。爲有一二同門。欲相聚數日。旌麾既還。文蔚無復拘礙。後日杖履而歸。猶得攀緣於鵝湖道上。然抑猶有說。文蔚以迂闊之學。不合時好。往往厭棄之者十常八九。足下非惟招延之。而假借之甚厚。則足下之於文蔚。亦異於常人矣。使遽別而無一言。則是足下無負於文蔚。而文蔚負足下。竊謂賓客之賢否。實係主人之重輕。今世大夫多喜佞。而士多失守。以失守之士。而遇喜佞之大夫。則卑汙苟賤之態。何所不至。爲主者見其甘悅之言。日進而迎合之意日投。遂以爲得士。旁者觀之。則亦市道委巷之流耳。貧賤之士。固不自知恥。而取士者

失策則多矣。爲足下計。亦不必止就鄉曲求人。到官詢訪。求一清脩有道之士。不拘於世俗小禮。使得安意肆志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正獻公之致焦伯強。則非惟子弟有所親炙。而退食之餘。亦可資談論之助。將軍有揖客。非客之重。乃將軍之重。惟高明可以語此。輒敢布之。使愚言可採。他日猶可進見。或以僭妄貽罪。亦所不避。冒犯威嚴。不勝恐悚。

答江會之書

文蔚自惟蹇鈍。科舉豈敢有望。但以親老在堂。不得不勉應之耳。每蒙獎予過當。深愧有負期待。蓋士生於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自今人志於利祿。於是榮勝恥負。而視得失甚重。然以義理觀之。則易地皆然。達則爲達之事。窮則修窮之業。初無加損。持此說以語人。不翅齊門鼓瑟。惟會之能知我心。故輒言之。會之經涉世故已深。窮達得喪。自當無疑。得暇能與子融相過。以講究聖賢用心處。他日文蔚結茅山間。相與往來。以畢此生。所得不猶愈於彼乎。

答周希顏書

書疑數條。已隨所見答去。更幸思之。復以見告。書直是有難讀處。某每讀一篇。必欲先自通。然後會諸說而折之。緣此遂覺遲鈍。未能得條暢。誓當畢力鑽研。亦苦性不機敏也。此學甚孤。滿前無可告語。終日塊坐。令人昏滯。識趨向後生。但得一人朝夕相聚。亦當有啓發處。希顏志向不易得。當決取舍之幾。眞知外物爲輕。吾身爲重。庶有可以著力者。若徒悠悠歲月。無補於事也。某深以此警。往者不可救矣。來者猶可

追望希顏莫言語聽也。

與李守約書

文蔚親老家貧。未免負米四方。雖此道不擇地而行。然亦困於酬應。不得專心讀書。良以爲苦。雖不敢遠去親庭。歸省有時。當此喜懼之年。不得娛侍膝下。望雲興思。時時有之。此雖莫之爲而爲之者。亦歎其自分薄如此也。但操存省察之功。不敢自廢。去歲見教之語。謂自外觀之。若無甚過失。然而義理雖精。氣質難變。物欲之萌。少不自覺。往往滲漏而不自知。此則學者通患。尊兄之言。可謂確實。吾人要當力救此弊。得提撕警策之意常存。不令間斷。久而純熟。庶幾心與理契。文蔚實所惕懼。日有勉焉而不敢自已也。甲寅歲。承惠書。有及於太極圖。文蔚卽年報書。後先生歸自講筵。文蔚送至分水嶺。以書草呈而附敬之。

答趙必升書

來諭謂泛觀中庸大學語孟諸經。只如此做工夫。便不可矣。果欲從事此學。雖有次第。莫若先讀大學之書。古人所以十五入大學。便是做此事業。自聖賢不作。成法廢墜。學者溺於口耳之末。所幸遺書尙存。近世又得諸先生正其訛舛。從而章分句析。指示親切之功。惠幸後學多矣。可熟讀深玩。以求其意。日用工夫。庶可循序而進。卽他書可以漸讀矣。若曰泛讀諸經。而略無統紀。則雖終日譊譊。亦無益也。心之存亡。只在操舍之頃。常操而存。便是持敬。方此下功。如何得他。便無間斷。須是把將做事數數提起。莫令昏忘。心纔有主。便能翦截浮泛思慮中扃。無分擾之患。寬閒容與。皆繇此出。豈若來諭所謂勉強禁制。反成不

安其亂尤甚也。蓋人之一心。纔操卽存。初不費力。但患學者不肯實用工耳。

答姜叔權書

文蔚今歲已離趙氏之館。館於鉛山之東洋。子弟十餘人。課程宂擾。未免廢光陰。稍得一日半日之閒。又隨分看文字。終是舍已芸人。不爲穩便切己工夫。只得就應接中著力。吾人歲齒已如許。豈敢悠悠以負師訓。所恨孤陋全無朋友之助。殊覺此道之孤。細讀來諭。彼中乃閒有朋友過從。還有著實進步者否。董君亦不易得。當力勉之。琴書尙留郡庠否。近世以來。大抵學舍難處。未知鄱陽如何。計賢者必有以處之。人心道心。所見如何。旣云有省。日用閒著力。必有實下手處。便來無吝示教。詩疑甚荷博約之誨。其閒尙有四條。再具別紙請益。得無憚煩爲幸。銘文荷見教。但惟質有異。若亡若存。惟情有引。愈窒愈昏。四句未免小病。若亡若存。乃工夫之不勇猛者。與質字不甚相應。情乃性之所發。自是不可無者。若發皆中節。正是天理流行。豈可無也。欲下此字。須著一字點化。庶得分曉耳。

與馮祥翁書

文蔚竊有區區愚衷欲納於左右。伏幸垂聽。文蔚謂大抵處世須遠嫌疑。茅齋得賢者潛齋之後。不落莫矣。但一童一鶴。挹湖光而餐山色。妙無加此。而左右與公遠同處。乃不避世俗之嫌。宜其有以召紛紛不能久安也。況長生久視。世閒決無此理。果有則秦皇漢武。號召方外之士。豈不足以盡得其人。盡傳其術。終皆不免欺罔。事可知矣。鄉來潛齋唱此。文蔚深所不喜。欲相傳授。文蔚以正理謝之。頗悟其意。況渠用

功甚久。訖有何補。後人又欲拾其餘。可知也矣。左右每珍其術。謂渠不得盡用。夫世之學仙者。正欲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又何假於外求哉。借使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因此延歲數。容或有之。果能仙而不死。有是理哉。文蔚每喜左右有清逸之趣。出語無塵俗氣。得一二同志徜徉山水間。嘯歌吟詠。自有足樂者。不猶愈於馳心渺茫哉。何日再爲此來。得以面論爲佳。文蔚愚直狂瞽。有以裁之。幸甚。

答白鹿洞杜升之書

細觀來諭。深有啓發。如謂靜存動察。各致其力。及識認人心道心。而提撕省察。常常加謹。放去收來。皆使繇己。此論甚佳。但謂日後多事。隨物變遷。存少亡多。不勝斷續。與夫若欲存養者。雖待靜時。恐應接不暇者多。難得靜。此恐未然。所謂靜者。靜亦靜。動亦靜。方其靜時。固是鑑明水止。不去尋事。而爲此心之累。及其動時。則隨事酬應。各中倫理。南軒所謂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者是也。必如此而後有以盡此心之用。今如來諭。靜時固不可得。至其動時。此心又茫茫都無主宰。不知何以爲應事接物之本耶。固無以見靜存動察之實。雖欲放去收來。皆使繇己。亦不可得矣。切望更宜審訂。仍求之日用之間。當自得力。既承不棄。敢不傾倒。或有未安。更須反覆。昨歸自番陽。再晤姜叔權。渠觀諸兄議論。正亦未能無疑。師亡友散。難得會合。可勝慨歎。

再答社升之書

竊知琴劍尙處白鹿。非特老師規模愈增弘廣。而此氣脈賴以不絕。何其幸也。體用動靜之說。深荷反覆

開諭。鄙意非是以冥坐合眼爲靜。此心未有所感。寂然不動。固靜矣。及其感物而動。亦只是物各付物。事雖萬變。而此心虛明自若。初不與之遷轉流徙。所謂知止有定而能慮能得也。故周子書。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而先生因謂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應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學者固未能到聖人地位。亦只當主一。故敬齋銘、有當事而存惟精惟一等語。皆謂此心專靜。方能應物不錯。蒙舉寫字爲喻。寫字時亦只得專心寫字。今固有手寫字而心思別事者。至有一事未了。而他事叢然又生者。若欲以此心應物。鮮有能中節而不錯者。文蔚所謂動亦靜者。亦只欲主一無適。而爲應物之本根耳。豈以冥坐合眼爲靜哉。質之先訓。反之吾身。事理甚明。一時用功。卽一時見效。一日用功。卽一日見效。未見於道有害也。靜存動察。此論自是不可易。提撕警策功夫。通貫動靜十字。鄉來先生嘗答一朋友書。託其以此見寄。且云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卻光陰也。文蔚自此佩服不忘。深恨至今猶且斷續滲漏。未能副其丁寧告戒之意。契兄但著實用功。更多讀書參驗。則將自見得矣。別紙戒謹恐懼之說。此卽靜時操存之法。自不容悠悠。亦不容急迫。因其已發而遂明之。功夫當如晦叔李兄之言。而國秀余兄之論文義。亦切近。浩然之氣。伊川之說甚明。諸兄辨之已詳。終恐伯亮胡兄。一向執己見耳。大率講論。理到處須服。文蔚遠承見示。不敢阿徇。更望與諸兄商訂。復以見教。

與徐崇甫校書　庚辰二月

語錄刊行者。文蔚偶有所見。併昌甫所報。凡二條。與別錄所疑。悉見與葉味道書中。得暇能相與折衷爲

佳。有如校書尊兄所守所行。誠不可及。文蔚數與朋友言之。但吾人所學。要在擇乎中庸。往往功夫亦未易到。故子思親切示人。以爲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以事情論之。疑莫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今子思以前三者爲可均可辭可蹈。而以中庸爲不可能。蓋前三者資稟之相近者。皆可以智能慷慨爲之。而中庸非義精仁熟。則不能以從容而中。而智力果敢。有所不與矣。不能非狂卽狷。不得爲中庸也。尊兄試深思之。愚者一得。或有可採。

再答徐崇甫書　辛巳三月

高居無事。温尋舊學。其樂無涯。世間升沈。安足論哉。紙尾見教。良感不鄙。文蔚謂以水之清。論性之善。非不當。但水論到清濁。則涉乎氣質矣。所以水不能皆清。就其清之中亦有不同。有清之甚者。有雖清而不能瑩徹者。蓋水之清濁。繇地氣之美惡。人之氣質之性。何以異此。惡者氣質之不美。卽水之濁者。善者氣質之美。卽水之清者。然氣質雖美。而滔漓亦有不同。如水雖清而等級亦有不一。若乃就下。則水之本然之性。而洪範論五行。亦曰水曰潤下。故孟子有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說。斯則極本窮源之論。程子謂性卽理是也。理豈有不善者哉。是乃萬物之一源。非若氣稟之有不同矣。人心道心。中庸序論之備矣。謂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繼之以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必使道心常爲一心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之間。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文蔚竊謂古今之論未若此數語之明且正者。尊兄蓋未之深考。謂其所論之皆不然。固不

可。但毫釐之間。更少分別。遂不覺其意之偏耳。文蔚既荷有講切之益。不敢不盡。誠或有未然。便來更賜鐫曉。

答清江張元德書

下諭所錄師訓。每恨智識短淺。無以盡先生之意。但於聽教之際。或未了了。卽不敢錄。庶幾不失所傳。以爲後來之惑。頃嘗徧閱諸錄。其他雖非文蔚所敢知。間有曾是當時同侍教之人。錄文蔚所問答者。或牽引數事作一事說。或以數日話頭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說。首尾乖剌。殊覺可怪。文蔚擬欲再拾其遺。別作一錄。庶見本來問答之目。日今未就。俟脫稿當訪便請益。所教論孟二條。足知非草草看過。推此言之。一書之中。必多有所得。幷賜警策。尤所願望。吾黨甚孤。欲專意內修。有如尊兄所言。豈易多得。恨相距差遠。未緣合幷。何當盍簪以究此懷。文蔚年非不□。但老人新年九十三歲。賴庇幸安。迫於菽水之養。未免營營爲可愧耳。

答祝行甫書

文蔚聞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者人。傳之者。非謂有物親相畀付。蓋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見聞雖不同。其爲知道則一。何者。道在天地間。古今之所公共。非人之所得以私。患人不能求之耳。苟能一日用其方。六經之書。皆聖人之所垂訓。訓釋指歸。皆儒先之所發明。平居暇日。端莊靜一。游心玩意。不惑於異說。不逐於外誘。則湛然虛明。聖賢之心。卽我之心。儒先之見。卽我之見。而亦何有見聞之異哉。如

文蔚者。魯鈍人也。惟少頗知學。雖親先生長者。日多講論。而未之有得。每切自訟其不敏。吾兄、鄉之老成。學□行篤。衆所推許。惟日加勉焉。使聞所未聞。得所未得。孜孜焉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在我矣。雖聞而知之。與見而知之。何以異哉。洪範說良感枉教。大槩多有所得。足以啓發蒙陋。甚善甚幸。但皇極以皇訓大。以極訓中。先儒雖有此說。似未通暢。文蔚聞之師訓。謂皇卽君也。極有至極之義。如屋極之極。四面合湊來到此。已無去處。自然是中。謂極在中則可。以極訓中則不可。乃人君建立標準於上。使天下之人取則於是。故謂之皇極。如云皇建其有極。則文義曉然。不待訓釋而明矣。潤下炎上。從革以例類推之。皆合作兩意解釋。詳之可見。其他非面莫究。姑撫兩條。以謝來辱。儻有未然。更相與講之。

答三山李惟寅書

自昔聖賢相傳。以至儒先達者。其教人之法。莫不以致知力行爲序。於是後學誦習。以爲修身之要者。莫不從事於是。然近世流弊。誦說勝而踐履疏。體驗者希。而揣摩者往往皆是。有致知力行之名。而無致知力行之實。文蔚私竊歎之。嘗謂聖賢言致知。致之一字。已極其精。而無餘蘊矣。苟不深潛縝密而致察。實下窮格之功。則名爲致知。而非眞知矣。聖賢以力行爲言。力之一字。已作其氣。而決其機矣。苟無果敢奮發之意。而猶溺於空言。則名爲力行。而非實行矣。誦致知之言。而有眞知之得。講力行之學。而收實行之效。則聖賢之域。庶幾可以循序而進矣。文蔚兢兢焉日以自懼。恐墮言語之末。而無反身之實。有負平昔之師訓。則爲名教中罪人。每思朋友輔仁之益。不謂於此得遇異邦之賢者。且謂游勉齋之門。得見似人。

如見勉齋喜可知也。但書贄之禮褒借過當。非所敢承。姑誦所聞以謝先辱。

答野谷方君書

文蔚與足下生同州里。相距數舍之遙。未降既見之心。比因友人周幾道稱賢德之美。談野谷之盛。且傳雅意。求記序。文蔚以未歷其地。難乎其記。姑敍人生出處大槩。意足下不耽泉石之膏肓。出可以仕。則亦無所固必而已矣。故序文及之。茲蒙惠書。情文腆縟。反復誦玩。足以見其領略之意。然近世之弊。談說勝而踐履疏。外華侈而內省略。訖於無所成立而後已。如無源之水。難以望其波瀾。無膏之燈。不可冀其煒曄。子張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也。蓋吾儒之學。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所求之志。卽所達之道。所達之道。卽所求之志。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足下無志於吾道。則已有志於吾道。須於寬地用功。則他日成就。未可遽量。但謂王通、韓愈足以承孔孟正統。恐其言太過。二人謂後世豪傑則可。正統之承。須更商搉。草草姑謝來辱。未究所懷。幸察。

答玉山汪君書

道在天下。無古今之異。智愚賢不肖之閒。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而世之人、與聖賢相近者何其鮮。去聖賢甚遠者何其衆也。是無他。視其所志而已矣。孔子曰。十志於道。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苟不立。則委靡頹惰。雖常人所能爲者。猶不能果。敢以爲之。況望其超羣出類。以聖賢之事自許哉。故冠員冠而履方履者。比比皆是。心周孔而行夷齊者。百無一二也。此道自孟軻既沒。其傳幾泯。寥寥二千載。而天開景運。宋德

隆盛。於是有濂溪先生者倡之於其先。而二程先生闡之於其後。其道遂大光明。相去百年。又得文公朱先生、紹周程之業。窮探力考。尤極精詳。凡聖賢所示。剖析辨駁。殆無餘蘊。今其奥旨微言。具載諸書。人患不能一日用其力耳。苟能一日用力。取其書而反復潛玩。因其書而得其心。從而反之吾身。體認參驗。知其無一毫之不契。則聖賢之道。皆吾分內事耳。固非吾心本無是理。而必待求之於外也。今賢者雖有四方之志。適居憂制。然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蓋患難行乎患難。道無往而不在也。仙隱距此百里而近。姑俟外除。枉顧山閒。併得面言。以盡曲折爲佳。先此以謝來辱。

答團溪黃鵬飛

過辱書贄之禮。其陳誼立論。所存甚正。展誦再三。老眼爲之增明。敬歎敬歎。竊謂士之生於世也。雖繫乎上之教養。亦在乎人之所自植立。孔門高弟。如季路、原憲、桑樞負米。非不困窮。不失其爲君子之歸。而聖人深嘉屢歎之者。蓋雖無恆產而有常心故也。今世之士。未遇之日。雖未免耘人。但隨其所處而安於分義。想亦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在其操守如何耳。若必待其溫飽而後爲善。是終無爲善之日也。文蔚生平。困亦甚矣。實皆勉強以爲之。不敢自棄於凡民之域也。今尚老矣。無聞儻稍不知自奮。其摧頹又當如何。既承下問。不敢不告。且以謝先辱高明以爲然否。

答蘭溪張伯誠

某再拜復書於張君足下。相距之遠。無從聞問。便郵辱惠書。始知名鄉之有賢士。孜孜爲學。有志於聖賢

之域。恨前此未得承晤。以講究其一二。豈勝歎羨。承諭爲學數條甚善。但始學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必有理。於物物之中。窮究其理。是謂格物。至於日用應接。遇事皆然。事接於己。處之必得其當。與人議論。就其中審訂是非。亦格物也。況聖賢垂訓立言。莫非示人以天理之正。讀書之際。尤欲精熟。必得於心與聖賢相契。然後爲至。草草讀過。貪多務廣。而中無所得。雖曰讀書。亦如不讀。然致知存養。非有二事。其讀書也。與人議論也。處事接物也。心無不存。心存則養心莫大於此。蓋存養莫如敬。敬者主一之謂也。文公先生於敬齋銘。謂不貳於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以是觀之。心豈有一時不存乎。豈有一事不存乎。格物存養。既盡其功。所謂力行者。尤不可不加勉強之力。故大學謂正心在誠其意。誠意以正其心。疑無餘事矣。然正心之功。又不可廢。修身在正其心。正心以修其身。疑無餘事矣。然修身之功。又不可廢。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莫不皆然。蓋道不可須臾離也。學者無往而不用其力。則心無間斷。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矣。後所謂雖強加操存。則有急迫不舒之態。心雖解悟。欲出諸口。則有囁嚅之患。是無他。特未純熟耳。惟隨事省察。無令少閒。久之純熟。則樂在其中。豈有急迫不舒之患哉。勉之勉之。滄洲船山。某未識其人。後便示及。未即良會。願言益厚。遠業以光吾道。區區至禱。

進書編表

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編類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

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爲先聖哲貽謀脩身是急必探賾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言奥旨默契於宸衷大義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日苦志疲精溺情傳注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稗旒冕之聰如泰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聖而益聖新以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敍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衞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傅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月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於粹古之淳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與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恩命劄子

文蔚自幼讀書。已知忠孝爲立身之本。居家則以事親。立朝則以事君。捨此二者。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年浸長。承父兄之命。應進士之科。求爲祿養。終以不能。追媚時好。輒見擯於有司。繇是一意古學。讀大學中庸之書。講正心誠意之學。親師取友。進德修業。亦欲得尺寸之權。以展布四體。固非無意於期世者。然賦分蹇薄。徒送日月。命不易得。時不再來。強壯之年。既邁桑榆之景日侵。今已八旬有餘。精神昏瞶。血氣凋耗。志雖存而力不逮矣。不意聖朝過聽。誤加收用。意謂尙可使令。豈知不任驅策。自揆衰殘。不敢僥冒。以誤明時。期待之意。輒露繇衷之情。冀蒙從欲之仁。使之終老山林。以諧素願。況今日聖主當陽。繼雖之明。欲夫之決。垂意人才。正人耆德。搜羅殆盡。咸願正色立朝。悉心竭慮。以共興太平之治。如臣者不翅泰山之微塵。滄海之一漚。豈足爲明時輕重。欲望敷奏冕旒。察臣之愚憐臣之老。收還成命。以遂一夫之欲。干犯均嚴。無任惶懼戰汗之至。

答劉南叔縣尉（劉傳令尹葉叔嘉命以縣序新成。欲文蔚來率士友。）

伏蒙不鄙之諭。仰荷記存。自惟猥陋。何以得此。文蔚雖蠢知讀書。然稟資愚鈍。識見卑近。年邁而道無成。日方救過之不暇。竊聞邑大夫、鼎新庸舍。作成士類。興墜起廢於寥寥曠絕之中。百十年來所未之見。甚盛甚美。文蔚雖未獲從諸生後。以觀盛典。未嘗不挹文風於百里之外。載惟當作成之始。必得有道之士。日與諸友講貫琢磨。庶幾聞見一新。風氣浸厚。以上副賢大夫期望之意。如文蔚屏陋。自治罔功。焉能律人。若勉強承命。必至貽笑多士。適足爲善政之累。以是不敢冒昧。敢借重言於令君。無枉辱書教。則不勝

幸甚。

答史守

某竊聞昔李元禮尹河南。以簡重不妄接士。非當世名人及通家。不得白見。被容接者。號爲登龍門。而孔文舉乃假孔子李老君相與師友爲詞。因得以見。文蔚竊謂居是邦。事大夫之賢。禮當然也。而況有如李河南之風裁。則願先覩爲快者。詎敢自後於衆人乎。閣下不鄙上饒屈臨旌騎。文蔚實係受廛一氓之數。既失事賢之禮。反辱忘勢。親貽藻緘。曲賜招致。公卿大夫不下士久矣。而閣下舉曠墜之典。誠粗見也。甚盛甚休。但施之幺麽則非其人耳。禮合承命。不宿戒途。適有採薪之憂。四體支離。舉趾未能。委折已見於尹兄書備言之。委其轉致忱恂。竊幸矜體。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著

朱先生敍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充養。純熟深固。文蔚嘗竊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物之意。雖曰稟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充也。以成就後進爲己任。登門之士甚衆。稍有意趣。百端誘掖。惟恐不至。各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善類浸多。斯道有託。嘗以江西憲趨朝。道經上饒。文蔚侍行。止宿驛舍。有士人懷書贄。抵幕求見。已而自悟非進謁之時。逡巡退去。先生適自外至。（時自早報謁。入夜方歸。）望見其人。即車中呼典謁者令與上謁。其人遂得見投書。泊其辭去。室中已燭矣。先生即庵下明處閱其書。其急於後進之意如此。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閒不能無趨嚮背馳者。或以私意妄生詆毀。至其心平氣定。則莫不愧屈。以當代之宗師歸之。是雖秉彝之固。然亦理義足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微。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間。一處以義理之正。苟理所當然。雖聖人所行。不爲苟異。理所不然。雖舉世趨之。不爲苟同。見其異者。徒議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苟。先生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眞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留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於茲。融釋脫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

挈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開端啓祕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蘊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亂經。而得詩人吟詠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麤一貫。眞得子思心傳之妙。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二者。則尤爲精約也。其教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鬼神變化。無所不通。謂始雖卽此以爲學。終不離此以爲道。大懼學者屛棄事物。馳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某今都無說處。豈先生所獨到者。舉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飮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故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采擇。庶幾微塵之於泰山云耳。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許誌銘。

潛齋爲人。志氣剛決。始游方外。爲佛老之學。歸而閉門斅學。聞晦庵朱先生講道於建之五夫。欲從而就正。未果行。一日先生有朝命。道過鉛山。因見於永平驛。語不合。拂衣而去。人謂其不復來矣。先生辭免俟旨。宿留玉山道中。忽散其生徒。毅然而至。文蔚時侍先生側。先生喜其徙義之勇。挈之偕至玉山。留止月餘。教詔甚詳。自此凡一再登門。聞先生之緖論爲多。自未見先生有靜坐之課。旣見先生。聞主一之論。益加粹密。繇是神凝志定。容止可觀。酬酢多中。其於交朋友也。重信義。謹然諾。如陰陽寒暑之不移。尤不屈

於物稠人廣坐中議論必惟其是雖貴人以勢臨之語有未正必辨其爲非而折之以理詞色略不少沮後生晚輩行於道路不循長幼之次者雖非其生徒亦必毅然正之其剛果正大皆此類初爲高行既從先生學始知非儒者中庸之道晚方欲就平實而流俗反非之矣

雙溪書院揭示

文蔚聞之爲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策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己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箇是底既曰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末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爲會文之益也爲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騖紛華爲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爲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繇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況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羣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弔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羣其貌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之間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切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蓋亦大爲之防似不足以相洽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

其體之。

克齋揭示

入則孝出則弟。

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爲人之本。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爲人矣。

師訓拾遺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質玅相似。初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卽是☰。故乾一。或得陰。卽是☱。故兌二。陽中陰☲亦看上所得如何。或得陽。卽是☲所以離三。或得陰。卽是☳所以震四。陰中陽☲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卽是☲所以巽五。或得陰。卽是☳所以坎六。陰中陰☷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卽是☶所以艮七。再得陰。卽是☷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余正叔論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先生曰。若說要成這箇仁。卻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苦臂痛。嘗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是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卽此便是做工夫之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

余正叔問子路問成人。孔子對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此四者。如何便做得成人。先生曰。備此四者。文之以禮樂。豈不是成人。

忠恕是學者事。故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論聖人。只可謂之誠與仁。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册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介甫每見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饅頭。家人供至。或正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嘗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求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汎濫。先生曰。看教切己。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克齋講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待文王而後興。何以爲凡民。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與聖人同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耳。文王聖人也。雖湯猶曰反之。若乃文王。則性與天合。文王作而在上。則能以其所同然者。感發斯民之同然。是以當時之人。中林武夫。猶知好德。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是皆有所待而興者也。然謂之凡民。則以其氣質昏隔。待聖人感發而後興起。若乃豪傑之士。則資稟清明。良心善性。自然昭著。其好德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無所勉慕。不待文王而自能興起。此超羣出衆。非凡人可以同日而語。非豪傑之士而何。今吾儕生遇明王。運逢眞主。崇尚正學。褒表儒先。將以一新士氣。可不知所以興起而自處於凡民之後乎。

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天下有貴賤。有善惡。凡人莫不欲貴而惡賤。乃不知好善而惡惡。是以平居暇日。惟思傚貴人。不思爲善。人未能讀書爲文。便萌欲貴之心。不知天之與我者。自有至貴之實。孟子所謂天爵者。是舍其在我之至貴。而思在外之不足貴。是惑也。在外者曷謂不足貴。蓋所貴者外物也。非我之良貴也。一時得之。若足以驕妻子而耀鄉里。然予奪在人。終朝三褫。則昔之榮者今辱矣。昔之貴者今賤矣。此所謂趙孟能貴能賤者也。豈若在我之貴。道德自足以尊高。令聞自足以黼藻。在人不能予奪。在我無所增損。此所謂至貴也。今之爲士者。往往昧此而馳騖於其外。然徒自馳騖。未必得貴。而反取賤焉。此可謂不知義命。冥迷顚錯而終此身者也。可不哀哉。

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夫求在我者。卽是良貴。求在外者。卽是外榮。然在我者。天之所予。無聖愚之間。患人不求之耳。自求則自得。自舍則自失。初不繫於人也。在外者則富貴貧賤。分皆前定。求之雖有道。而得不得有命。可求而不可必得也。今之爲士者。不知有命。謂富貴利達。求之必可得。卒之求者紛紛。而得者幾何人哉。孟子謂無益於得。豈欺我者。以目前事實驗之。瞭然可見。不待告語而自可知也。凡此三者。雖異章各出。而實相表裏。蓋豪傑之士。器識高明。視一世所貴。不足以爲貴。人之欲貴者。固不足論。次於此者。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未忘欲求之心。而無必得之念。下焉則終身冥迷於得失之途。死而後已。分內之事。初無補於絲毫。孟子告人。可謂深切著明。能深體而詳察之者。一何鮮哉。諸君方有事於進取之學。未暇究義理之精微。姑掇此三者爲諸君言之。必先審乎此而定其志鄉。則進於此者。將與諸君共講焉。

信州州學講義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於身。懲忿窒慾而已。風以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益焉。益之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慾何哉。蓋爲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爲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則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逞其怒。懲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

則私心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於獨窒慾之要也益於人者若不止於遷善改過今止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利於身者爲益君子以修身爲事則爲益者孰大於遷善改過善不遷則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多矣固無望其益也聖人於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深體之哉

六月朔旦講義

孔子曰興於詩蓋詩者所以吟詠情性出於天機之自動學者於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於成童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此爲先而學者必自茲始也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若淇澳一篇最爲明白請得而講之蓋淇澳美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綠竹猗猗興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修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意二章以綠竹青青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蓋德之盛者服飾必尊嚴中庸言修身之道亦以齊明盛服爲言三章以綠竹如簣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至是爲成德之君子矣蓋竹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青青則浸長而剛勁矣至其如簣則密比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麤而精自微而著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僩兮赫兮喧兮瑟僩者矜莊嚴毅之意蓋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喧兮宣著盛大而不可掩遏三章則積久而德盛仁熟矣故寬綽戲謔而不爲虐蓋寬裕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閑而自然中節雖未至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已近之矣雖然學者苟未能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操持之嚴密而遽欲如末章之寬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

庚寅四月二十一日講義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大抵爲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率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爲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最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修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得愈多不止厥修乃來而已惟斆學半斆者教也學者非特成已又將成物爲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析磨礲切磋有温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教人亦半是學所謂斆學相長者是矣然則學也教也無非學焉終始常於學而無須臾之離則德修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較課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說而推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爲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爲有用而非溺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牆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傅說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乃如此雖爲高宗言之實萬世爲學之通法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

龍山書院講義 甲午正月十五日

古人爲學。期於有用。非事乎記誦詞章之末。其次第節目。悉具於大學之書。要之則以明善爲先。大抵學者所以不知君子儒而甘心於卑汙淺陋之域者。正以善惡是非之理不明。有如大路不繇而趨委曲之邪徑。卒於冥昧。雖有康莊之衢。而終身不知所適矣。可哀也哉。所以大學之書。極其功效而言。必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至精至要。不外乎致知格物而已。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靈。蔽於私欲。繇其物之不格。故理不能窮。心雖至靈。蔽於私欲。而知有所不至矣。雖修身當然之事。亦不能反觀而洞炤。故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自後世以科目取士。所尙者經學詞章。雖曰經學。惟務記誦。而不明聖經之旨。雖曰詞章。不足以潤色皇猷。而徒事乎藻繪。下以是而媒利祿。上以是而失眞材。欲望其致君澤民。以開太平之路。萬無是也。龍山主人。捐私帑。開黌舍。買田以爲糧。延師以授業。招徠四方之英雋。以成就人才。爲己任。眞美意也。今日之集。不獨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諸君不辭擔簦負笈之勞。翕然來集。亦旣賢矣。幸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志在天下。而不私於一己。光明煒曄。將有見於後日。非特爲龍山賀。抑以爲明時賀。諸君其勉之。

袁州州學講義　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模廣大。節目詳備。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爲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窺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內事也。孔門傳授。無非此理。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

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補其缺漏。書始渾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見卑陋。平居暇日。略無天下國家之志。相與游談聚議。自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繇是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好德。無智愚賢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之所以予我者。未嘗不清明純粹。而拘於氣稟之偏。喪於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爲當然。嗚呼。使其皆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以入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二字。蓋非謹獨。雖欲誠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文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則視聽無所聞見。飲食且不知味。必其能正乎。修身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厚薄之間。好惡之異。情一徇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其本既立。推之於國家天下。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爲之事。而能爲之者。何寥寥如是。蓋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內無所知。閒或知之。而知之不眞。必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爲聖賢之事哉。或曰。修身

固士子之所當爲。治國平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爲士者豈能皆有天下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爲學。正以天下國家爲志。（伊尹居畎畝之中。已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志。不爲此學。而能以一日爲之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道。卽隱居所求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士之爲學。豈以窮達而異其心哉。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講明誠意正心之學。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進於是也。惟諸君勉之。

南軒書院講義

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備。然其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夫所謂達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愼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卽此書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行。必在乎達德。達德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者人之所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誠是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然德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稟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苟以生知安行爲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爲愚爲不肖而已。可勝惜哉。在乎人十己百。人百己千。卓然自立。以變化其氣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以資稟而絕人。蓋謂

降衷秉彝。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此。其仁天下亦深矣。繼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謂雖未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己故也。雖未能勇。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成效至此。亦庶幾於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自格物致知始。蓋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萬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爲己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爲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達德以全。達道以行。中庸在我矣。

饒州州學講義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爲賢也。未嘗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爲世子。因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苟。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爲不善者。以不知

性之本善故也。性善之說。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善。性善之說。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爲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爲仁義禮智。其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性。固無不善。而氣稟之質。不能皆齊。故或清而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清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爲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者。雜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既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蓋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爲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爲疑。孟子遂援成覸之言。顏子之論。公明儀之說。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爲高而己爲卑。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爲聖賢之事。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哉。蓋資稟既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以鹵莽滅裂之功而欲以變卑汙不美之質。謂質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誣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措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孟子亦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蓋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爲而不爲。與爲之而不勇。其爲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辨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爲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說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論。尤爲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

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決果斷以行其事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奈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說爲迂闊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眞體而實踐之以可爲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別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爲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爲重以尊賢育才爲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範蓋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蔚衰晚無聞誤蒙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撫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教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未能自信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竊有望焉

白鹿洞講義

孟子之書惟辨義利首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卽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拔本塞源正在於此蓋當時之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一見孟子便以利吾國爲問孟子之對卽黜其利而以仁義爲對使當時之人知有仁義則不復言利矣異時宋牼將之楚欲說秦楚之王而使之罷兵孟子遇於石丘問之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疑若未爲過者孟子則深論其心術之殊而極言其興亡之異以爲勸戒然則後之君天下者可不明義利以示天下乎天下之人可不惟義是趨惟利是黜乎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夫生死相去亦遠矣義之所在寧舍生而取義則義之爲義豈可須臾離哉孟子凡與人言無非援仁義以黜利義利之說不明自孟子而明今世之人非不知義利之辨惟私心之勝則義不暇計有國則曰何以利吾國有家則曰何以利吾家有身則曰何以利吾身凡有所事無非爲利一事之成敗一物之得喪惟利是計止知利己遑恤害物天下國家何以不至於彫弊士夫風俗何以不至於薄惡而仁義之道不明於斯世者職此之繇也況學者學爲仁義乃不知自別而與流俗混同而無閒豈不得罪於名教哉白鹿書院文公先生舊所興復羣吏多士以教育之規矩所示非不明甚學於此者讀其書淬其心切磋講論無非天理人欲之辨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毫釐之閒必有區別如是則無非在先生規矩之中不失先生教育之意義利之分不辨而明矣

某去臘入洞嘗以義利之說爲諸君子告今將別去復有一說爲諸君言之蓋孔門之所講者仁而已矣不知仁而爲學是爲學而不知本也終日講學而不知其本是猶水之無源也其可乎孟子曰仁人心也不知爲學之本是失其本心人有一心而已失其本心何以爲人故樂與諸君評之幸毋

忽.

孔門之教.無非以仁.羣弟子之學於孔門.無非求仁.然仁道至大.未易輕許.故孔子罕言仁.而凡有所問.止教之以爲仁之方也.仁之全體.未嘗輕許.蓋仁者.天理之渾然.而此心之全德.在人則欲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一息尙存.與生俱生.非聖人生知安行而純亦不已者不能也.故孟武伯問仲由、冉求、公西赤之仁.則各稱其才之所長.而皆曰不知其仁.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仁.則各舉其一節.曰忠矣.曰淸矣.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令尹子文、孔子知其爲忠.陳文子、孔子知其爲淸.至二人之心事.則孔子有所不知.以其事而觀之.知其爲忠爲淸耳.心之公私.未知其果何如也.故曰未知焉得仁.仲由、冉求、公西赤三子之心.孔子蓋深知之.如父之知子.瞭然無疑.故直曰不知其仁.一曰不知.一曰未知.一字之間.蓋有深意.羣弟子之中.止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至如仲弓亦告之以爲仁之方而已.其他凡有所答.皆非仁之全體.告子貢、直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仁之方.則仁之全體.果何在焉.學者當默而識之.然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觀殷之三仁與夷齊之事.則可以識仁矣.文公先生與白鹿書院於廢弛榛莽之餘.立正大規矩於羣居講學之際.諸君日游其間.相與切磋.蓋將以進德廣業.而同爲聖賢之歸.其可不知孔門之所講求者乎.某老矣.求之而未有得.惟日從事於克己之學.孜孜焉死而後已.諸君幸用力於斯.毋徒曰力之不足.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送傅子登游浙西序

傅君瀟從予游。窮鄉晚出。知有吾道者絕少。傅君方妙齡。毅然與一二同志。披蓬藋。登吾門。予方離羣索居。非惟無所切磋抑亦無所告語。得之喜甚。繇是歲時往來。自問學之外無贅語。志向既堅。而資稟頗茂。予每告之曰。聖賢之學無他。用心窮理以爲先。而操存以爲急。二者相須。無少間斷。則愚可明而柔可強矣。傅君深領之。方將從事於此。偶有橫逆相加。將求白於有司。遽舍予而去。予深惜之。因諭之曰。橫逆之來。必有能明公道以直之者。無足深慮。君今遠游。豈無四方之名勝。與予同臭味者。因就有道以求正。則塞翁失馬。未必不爲福也。傅君其勉之。紹定庚寅臘湖某序。

送章牧叔歸霅上序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撫摩。專事惠養。仁聞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田里樂業。依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既孚。而仁聞益昭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聞。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也。雖然。仁之爲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高弟。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予哉。蓋是心頃刻不存。則不足以爲仁。孟

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甚微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無以保妻子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觳觫則仁之端也非指此心謂足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如傷所謂惻隱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可私其惠四海之內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公心易蔽己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則此心豁然大公無一物不在吾仁之內則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既察其端願進其功以大其所施自此翱翔天朝霖雨海內即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豈於此心之外別求仁哉予察牧叔存心近厚爲政有體興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所能識予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解組東歸也將扶曳以敍違離適不以筋力爲禮之時姑敍此以效古人贈言之意蓋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若陋察其心或有取焉紹定辛酉正月戊申上饒陳文蔚序

程子清雲萍錄序

人生宇宙間父乾母坤而民爲同胞況臭味之同號爲吾黨雖異邦絕域散處千萬里外語其聲迹則初不相接論其交際則未始有素一時邂逅或道途或旅遇或適然相值於稠人廣座間夙無期約而暫相會聚故謂若雲萍然雲萍云者謂無心也雖然去來無定度合散無常期喻以雲萍言亦味矣然迹雖雲萍而心亦雲萍則非人之情所以錄其相遇之時與地且詳其姓名世裔鄉里者冀久而不忘也雲萍者迹久而不忘者情比年交友道喪人情紙薄雖今日同堂合席他時見之或反眼不相顧況漂如水上萍

浮若空中雲。暫聚而忽散者乎。世道愈薄。予所隱憂。世人以爲如何。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藝。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卽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常行之閒。不可缺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未始無等級之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繡藻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往往繇是科而進者多爲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特之士。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册。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歷歷可考矣。然始第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考其學術。窺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膺是選者。榮矣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幼負雋聲。長抱壯志。人固知一第不足以爲浼。今明天子卽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聳動旒冕。大魁天下。自世人觀之。亦足以少酬其志矣。予視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爲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惠然來訪。聽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旣嘉之。又從而慫慂之。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爲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潁川陳文蔚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功業多成於年少少年又在於立志志之所向燕越異趨或志在古人或志在當世或志在一身志在一身無足言矣然方當青陽掉臂榮途富於歲月上班周行下職州縣危言鯁論以肅朝綱者是志也興滯起廢以蘇民瘼者亦是志也顧其所遇如何耳予友趙君聯卿妙齡秀發一戰禮闈即收上第今將筮仕平日之志固已素定於胷中予復何言然培是志者詩書也堅是志者師友也予與聯卿交游舊矣可無一語以效古人贈言之意況聯卿西賓得士偕之以行自公之暇從容講切厚詩書之澤以培其根奮激昂之操以厲其志他時功業所就殆如王良策駿過都歷塊一日千里無難也聯卿其勉之紹定癸巳九月丁亥上饒陳文蔚序

送周希顏序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對以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聖人事也學者所宜取法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求師固當爾取友亦然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蓋所期者大則所取者廣所取者廣則終之所成就者亦不凡理勢然耳希顏周君復久從予游志之確而力之勤予深望焉今將去鄉邦而游帝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宗諭葉兄師門高弟方官於彼希顏之至也當首見之處之既久當日近之然葉之門豈無從游之士又豈無交游之友又當從而薰炙之庶幾見聞益廣講切益精器業益充而有

以壽師門之脈。豈細事哉。予方離羣索居。無其開益。幸有以觀其光大云耳。希顏其無忽。紹定癸巳重九前二日上饒陳文蔚序。

贈日者任君序

人之生也稟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實陰陽之流行。然陰陽之運。有偏有正。正則中。偏則過不及矣。得五行之中。斯爲沖和之氣。二氣沖和。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五福。反此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不及未免偏勝。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六極。此理之必然者。任君論五行。而以沖和爲貴。蓋得之矣。又能因常而推變。謂陰陽有流行。有對待。以二者參錯而取之。亦盡之矣。雖然。氣數定矣。又當驗諸人事。前人有大器囚人之戒。其在氣數之外乎。適閱所論。亦既知之。予復何言。年月日上饒陳文蔚序。

記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非苟然也。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脈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剝下媚上。顧爲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仁賢。使關節脈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末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苕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

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衣。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爲政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儁起仆。縮地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窮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捨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倣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儻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偸惰。廉恥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朞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之書。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政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紹定庚寅二月既望。潁川陳文蔚記。

求仁齋記

聖門講學無非求仁。羣弟子之所叩請。聖人之所告語。皆以是也。然所問者不一。而聖人告之者亦不同。苟知其所以然。無非仁也。如雖居天地中。其至之之路。雖千蹊萬徑。及其至雖則一耳。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見聖人之言隨人而告之各異其指。將以何者爲定說。抑不知識仁。則所以告之者無非仁。不識仁。則如人面之不同。雖盈尺之地。舉天下莫能一。而仁之爲道。竟不可得而識矣。蓋仁者渾然天理。在人則本心之德。不可以一毫人僞參之也。且天理渾然。何所不該。豈可以一事名。而人得其本心則非無。至誠惻怛。非自外而至也。此人之全體所以難名。而孔子之於門人。與夫當世賢士大夫。未嘗輕許於一人。不曰未知焉得仁。則曰不知其仁也。止顏子以仁許之。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以往。未免少間。第不遠而復耳。如克己復禮之告。視羣弟子最爲切要。及請問其目。則直戒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固以仁爲己任。夫子誨之之意。亦深切矣。其後孟子最善言仁。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所以狀仁之全體。亦已明矣。至四端之說。則又以仁爲體。統而義禮智皆繇此出。如乾之四德。歲之四時。四德實以元爲善之長。而亨利貞則統之。四時實以春爲生之始。而夏秋冬則貫之。仁者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乎。自聖學失傳。此理湮晦。至我宋伊川程子。得不傳之妙。於韋編斷簡中。發明仁道。於易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至哉斯言。雖孔孟復生。無以易此。學者泝流而窮源。則仁之全體可得而見矣。三山趙君賢宗子也。有志於道。以仁者聖門所素講。外是非所以爲學。無他嗜好。一意讀書窮理。於所居之側。以求仁名齋。爲藏修游息之地。謂先識仁而後可以求仁。講切於四方者。不一而

足志亦勤矣一日書來求予文以識其顛末顧予不敏何足以遂所請雖然可無一語以爲進德助仁者心之理也心存則仁存矣將以存心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而弗貳於二則求仁而得仁矣趙君其勉之趙君名崇栗字□□嘗宰信之鉛山政績亦可紀云端平丙申正月己未朔上饒陳文蔚撰

浩然齋記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無閒一失所養則餒矣然養之必有道孔門之學得其傳者曾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者直也孟子之學其源蓋出於此論浩然之氣而惟以集義爲先謂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則無往而不直矣人能集義而無往不直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氣豈不浩然矣哉集義以養氣如藥之有方也必有鍛鍊炮製之術溫涼補瀉之節而後方之良者可驗而伐病之功可得而收矣孟子既授人以養氣之方而日用之間必有功程可以持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日用之功程也氣固欲得其所養苟無事焉則心不存而何以持其志必欲正焉則急於計效而近於助長勿忘必有事者也勿助長乃勿正者也優游涵泳不忘不助則是氣也將自浩然充塞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殆鍛鍊炮製溫涼補瀉之術乎建昌呂君受業於文公先生爲古人爲己之學建昌南康屬邑也號稱多士而呂君實其翹楚聽文公之

言爲甚富。知文公之心爲甚深。時以得其所得者。而發其胷中之蘊於所居之側。築齋於松竹間。以爲修身窮理之地。名之曰浩。取孟子浩然之氣之義。中有集義之軒。有謹獨之室。居其中。玩其理。無非所以爲養氣之資。其用心亦遠矣。然孟子答公孫丑之問。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將論養氣。必先之以知言。蓋於天下之理。不能瞭然於胷中。而得其操存涵養之要。則將彊制其心。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豈能從容自得。造於至大至剛之域。自然流行而無閒者哉。是理也。呂君已知之。予又何言。蓋不如是。無以發孟子示人之旨。予與呂君同門。又於白鹿得切磋之益。呂君不知予之淺陋而不予棄也。俾記其名齋之意。辭不獲已。用敍其大槩如此。幷以求質云。呂君名煥。字德遠。嘉熙二年歲戊戌三月癸酉上饒陳文蔚記。

祭文

祭余正叔

嗚呼。甚矣傳學之難也。道晦千五百年。世之儒者。鮮克有志。有志而業不終。豈不痛可恨哉。始予與公共生同鄉。予自爲兒已聞公譽。第未知其有爲學之志。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游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誠。纖悉無隱。是後或離或合。音書絡繹。殆無虛日。類皆至誠惻怛。非不情無味之語。今歲之夏。公復入閩。九月之初。我往公歸。適相邂逅於武夷道上。躊躇言別。不忍遽捨。豈謂分袂而遽成永訣耶。嗚呼。公性和粹。公量宏遠。孳孳講學。未見其止。方幸紫陽之

業有嗣而後學之望有歸孰謂遽止於此耶使予惸惸獨處將誰是賴是以欷歔流涕不能自已豈尋常交游之情而已哉始予聞訃偶客異縣不克働於寢門之外今茲臨穴寓一哀於茶奠尚幸英靈鑒此誠意

祭朱先生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奠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啓矇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寢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昔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卽事卽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攖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己誰謂傳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顓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趨隅謂敏不足而樸有餘坐厄飢寒復阻長道引睇門牆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臥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款侍誨音一再報書疾病已侵往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

既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訃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卽負彼蒼。嗚呼先生。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絕。薄奠訴情。豈知予切。

癸趙敬文

公之受才。疏通敏疾。及其爲政。詳明縝密。公之稟氣。和平樂易。及其厲行。正直剛毅。人之有善。如自己出。靡矜所長。聞義則屈。自初筮仕。以之通顯。始終一節。未嘗少變。辭榮就閒。戒滿知足。徜徉丘園。惟欲所欲。有時巾車。或命杖履。氣飄飄然。如欲輕舉。胡爲一朝。不聞嬰疾。遽然長逝。理不可詰。某等螢雪寒衣。久依牆仞。恩沐涵濡。奚止河潤。載惟平時。言契席促。豈無分際。不見邊幅。士高其風。民樂其誼。自聞公訃。無不隕涕。某等於中。尤劇悲切。痛如之何。幾欲腸折。升公之堂。舉酒一酹。號訴此情。魂兮如對。

祭外舅周司書

自昔卯角。獲親師模。晨夕請業。摳衣趨隅。荷翁諄諄。誘掖開導。子弟視之。父兄其詔。首尾三載。性竇浸明。屬辭比事。協韻諧聲。十三能文。以愈爲比。用是相期。許妻以子。自歸門闥。愛篤於初。提挈困躓。鞭策庸駑。匪如常人。徒曰翁壻。離合萬端。夷險一致。翁當晚歲。適意丘園。我方負米。東西其奔。歸侍有期。來省以暇。促席從容。無匪情話。丙辰之夏。翁病臥牀。咸謂不起。我心憂傷。雖幸更生。血氣非昨。每來視之。悄然靡樂。去秋拜違。叮嚀再來。使不忍去。出門徘徊。今歲之春。首謂翁女。暫置家事。歸省汝父。喜聞起居。日勝且康。尙冀來見。期於新涼。豈知時逢事與願戾。老父抱疾。旁無兼侍。過此復出。以饑所驅。折簡道意。得翁手書。

曾未踰旬。已聞翁病。時以兒曹。秋闈小勝。自是應接。日無少閒。幾欲往省。出門復還。此情未伸。翁訃已至。涕泗縱橫。慟哭無地。痛念相親。幾四十年。情義無閒。如一日然。何期永訣。有此艱阻。深自引咎。不勇如許。欲致薄奠。以寫寸衷。仍奪於事。因循末冬。言雖不文。意實繾綣。冀翁精爽。來鑒非遠。

祭徐子顏

自二程夫子唱鳴絕學於河雒之間。至是百有餘年。人知正道。然深信而篤行者蓋寡。惟公稟資純固。用志不分。凡夫子所言。手鈔心記。以終其身。毫釐不敢易置。然則爲學之士。求其篤信如公者。誠未易多得也。故於斯道。患有不知。知之未嘗不行也。世味如飴。人皆嗜之。公則蕭然一室。甘心於寂寞之濱。榮利可炙。人皆趨之。公則介然一操。獨知其性分之重。與朋友交。則然諾無不謹。泛與物接。則痒疴無不通。望之者知其爲有德。而卽之者服之爲長者。惜乎無用於世。而老死於山林。公雖釋然無憾。而吾黨之士所共歎悲者也。文蔚共在鄉里。視公爲父行。辱知遇最厚。秋仲拜公。嘉其氣象清彊。尙謂未艾。自是遠役。歸已冬暮。則公已長逝矣。嗚呼痛哉。屬方弛擔。不克拊棺一慟。惟以茶果緘辭致奠。臨風悵然。悲涕無窮。敢冀英靈來鑒斯意。

祭徐子融

慨人生於兩間。多鮮克以有志。兄獨負其瑰特稟風霜而勁厲。爲丈夫之自立。匪窮達之或異。達致志而澤民。以功業而名世。窮一瓢而自樂。獨守道以行義。是以心優游而自得。身貧賤而無愧。年自幼以及壯。

常艱苦而窮瘁雖不繇於學力自長趨而闊視豈志氣之過人諒資稟之天畀晚乃扣於師門始講究其未至知古人之剛大蓋統養於浩氣因日鍛而月磨庶金精而玉粹顧予資之淺陋以同門而交契凡有疑而必講各口陳而面議或千里以相望亦附書於郵置雖異同之未免實各殫其心肺尙欲進其切磋俾終歸於一揆天奪兄之何速遽捨我而永棄使我有懷未畢據而有言未得既也自兄嬰疾荏苒半年每候起居以望日瘥見之必憂爲其癯然氣浸就微志則愈堅雖極困憊亦正衣冠非學有得曷歸其全我今索居孰扶其顛朝山慘雲秋湖暝煙凝睇引首非復往焉與言及此涕泗如泉非止爲平昔交游之故蓋道遠莫予助而驢蹇莫予鞭也寓一哀於清奠庶來格於英魂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嗚呼材甫遽棄我而死耶相期林下定歲寒之交曾未踐言兄乃止於此耶兄家膏粱我素簞瓢自勢言之豈不相遼兄每降屈以齒相高時一登門倒屣忘勞亦數命駕來慰寂寥旬日不見則誦后山之詩謂可人而難招以至勤拳恤我家事謂吾親老菽水不繼常欲買田於郭外俾得盡歡而養志甚者分百歲之憂捐青山五畝之地僅一緘而致書卽千里而授契非相知之深相愛之至詎至是耶兄亦多艱坎壈一官再領簿書公廉憂勤十年不調憂太夫人崇仁滿歸親病牽纏兄侍藥石惕兢朝昏荏苒數載竟罹艱屯黽勉大事歷原之墳訴我孤露涕泗酸辛慨日月之易流忽祥琴之已御冀榮親於身後趨今春之選部既授闕以遄歸厭京塵之久汙始遲回以需次偶迫臨於瓜戍期秋風之浩蕩指荊州而西赴夫何

不淑。一病彌留。長夏臥牀。百療不瘳。年未半百。竟成一丘。諺語有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兄於斯世。亦云不偶。賞心欲共。無從把酒。有懷欲傾。無從握手。酹此一觴。哭我良友。魂兮有靈。知此情否。

誌銘

余正叔墓碣

鉛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蹙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子師也。歿幾三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合爲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顧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死。文蔚雖不文。其敢辭。因敍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思永。皆應舉爲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肄舉子業。已見許於鄉之儒先。未幾。預薦送。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於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亹亹不倦。揆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於釋然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表裏用工。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此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願乎外之言以自克。可知爲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爲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著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天嗇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於爲善。初罹外難。以禮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

霜露。冒炎暑。不以爲憚。稟氣既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値正叔將歸。語別武夷溪上。未兩月而訃聞矣。實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寧。德淵、業儒。亦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答書非一。厄於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於江東庾臺。死之年。葬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闕其端。將以紘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五

詩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歲籥新酒奉親歡、爲韻爲老人壽。

地僻廣乾坤身閒多月日耕鑿太古民天然自淳質未始泥神仙閱世自長久日用飲食餘帝力我何有修竹三徑幽青山四時好何須萬間廈一廛可娛老園柑結新實籬菊開晚花旋籥變頭酒不負老年華田夫與野老一笑相逢迎只說桑麻事安知市朝爭年年願今日有酒可留客雖是無珍饈隨宜具餚核人言鶴髮翁翻作朱顏少把酒更何辭一對西風笑環堵一畝宮中有長生計秋月與春花今年又明歲年高親可慶家貧兒包羞今年勝去年有酒新籥歲月緜緜永福祿日日新天開九齡數眼見四世人共樂堂上親旋約山中友雖是盤無饌未至樽無酒積善雖人爲康寧荷天寵但愧儒素風日乏甘旨奉子孫雖未賢羸肯詩禮親願言各努力忠孝以立身人間無事日簞瓢亦清歡但願從今日時時保平安。

夏夜露坐偶書且勉同學子

人生邂逅如歧路南北東西忽離聚淵明本賦歸去來保社乃今隨所寓讀書不雜囂塵聲好在園林最幽處朱橋跨出林陰外一水遶庭將綠護有時小立凭危欄臨風不忍空歸去矧逢暑夕遠燈火杖策月林時散步更深每與二三子輟寐每爲清景駐山高望望北斗低花香拂拂南薰度擬將胷次滌河漢不

管衣巾溼風露。清談未必眞廢事。言下應當有微悟。不妨俯仰更觀察。此意直須起訓詁。郊墟次第新涼入。自可燈窗窮入暮。凡人努力在年少。老大悲傷欲何訴。嗟予學古雖有志。蹭蹬獨爲一生誤。鳶魚性分信機淺。風月情懷乃天賦。歸哉要結園綺徒。清夜團圞遶庭樹。

予始生日。嚴叟攜酒見過。且有壽語。賦此以謝之。

自笑山澤爲癯儒。儕之富貴非其徒。他人誕日讌歌酒。貧家簞瓢屢空虛。昨朝不記生年月。面前忽見樽罍列。感君祝我還祝君。兩翁相對頭如雪。

乙亥老人生旦

兒願歲歲登斯堂。再拜爲親扶壽觴。近思去歲生日時。膝下羅列兒孫行。更願明年似今日。酒面菊花如意黃。人閒富貴誰不願。兒只願壽長且康。田園薄有可衣食。但要作善思無疆。生涯淡淡隨分過。不逐勢利嘗奔忙。初非熊經慕仙術。自是日月閒中長。天賦清奇古容貌。精神矍鑠筋骨彊。今朝捧酒祝親意。不知何者堪比方。欲將吾親比松柏。松柏老不禁風霜。欲將吾親比龜鶴。龜齡鶴算終有常。溪北柱石山峨峨。蟠根結據繇洪荒。家居山下不記年。永與山石同蒼蒼。

責己

聖人當耳順。吾年已逾再。日覺有新功。邇來如稍怠。嗟爾性雖駑。敢不鞭其退。須教十二時。此心無不在。書此當盤銘。終身以服佩。

丁丑老人生旦

箕疇五福孰居一。惟有年高無等匹。皆緣作善天降康。視履知當獲元吉。貧居衣食雖屢乏。牆下有桑園芋栗。乘肥衣輕豈不快。往往久長難可必。矍鑠吾翁八十五。骨勁雙瞳如點漆。安貧每甘菽水養。雖是形癯心則逸。菊花開晚似有意。不爲重陽爲今日。成行兒女羅酒漿。拜祀願天從所乞。不願分外樂事多。只願親安體無疾。不願官書汾陽考。只願親年增秩秩。兒孫儻或有生意。此去買田多種秫。直須釀酒如春紅。歲歲稱觴無了畢。況當風物一年好。蟹鬻黃橙幷綠橘。

戊寅老人生旦

吾家本是田家子。其先世世居田里。兒因逐食浪飄蓬。欲歸無以供甘旨。吾翁亦能甘淡薄。日夕飯蔬而飲水。渾然質樸古人風。固應自有長生理。筋骸雖老自康健。聰明少壯猶難比。了無機械足怡神。不生嗜好彊精髓。人間可慕是榮華。人間可羨爲豪侈。榮華有似庭下花。芳菲之日知能幾。豪侈眞如草頭露。不能頃刻朝陽裏。誰知貧賤自安分。年年如此只如此。吾鄉自來丙山高。位當南極崔嵬起。吾家開門對此山。算高欲與山同紀。加之西鄰與東舍。往往黃髮皆兒齒。酒熟長願相招呼。一笑忘形相汝爾。

自鉛山歸上饒、途中感興

來時積雪歸途熱。暗中流換驚時節。所幸康寧九十親。依然堂上垂華髮。隨意何當足甘旨。斑衣日戲慈顏悅。丈夫事業有用舍。窮通不必生分別。直須用力隨處處。無徒瀟灑送日月。嗟嗟世人泣歧路。東鄉久

哉吾計決終當縶馬扶桑樹車行萬里誰能遏慷慨自奮歌此章老去不知情激烈

送周希顏游章貢

憶昔吾先師慷慨歌遠游起忽凌八荒咫尺視九州東將征暘谷挂衣扶桑頭西不畏羊腸而以摧其輈南轅有返眺直指百粵陬北駕何所之亦欲窮燕幽墮地弧矢志壯歲無不酬肯學鄙丈夫拘翁守一丘今日因送子歌此臨清流江深不可極負重萬斛舟慨然動高興不作賈胡留發足眞自此行矣萬里修儻或跨疲蹇路長殊可憂願言自努力歲晚當遂謀江山有會意寄書傳置郵

己卯老人生旦

今朝酒熟吾翁喜又見生朝會鄰里雖無盤饌羅羶葷情話從容自嘉旨人生富貴固足樂惟有長年難得似恬於世味心自閒贏得龐眉更兒齒晨興再拜啓阿爹從古昭昭是天理不因爲善天降祐何以庚寧膺壽祉稱觴膝下列兒孫雖說居貧良亦美從今都不記春冬只消歲月將時紀束書但願早還家年年祝頌秋風裏

窮冬積雪閔織紡婦

長哦幽人詩九月欲授衣方當流火辰先已戒其期當春非不蠶入夏非不絲一寸不上身止爲憂曉饑蠶畢起功績闕心聽鳴鵙豈不念人生所急在衣食衣單寒不禦鶉結百千縷輕裘那得知淒其良自苦窮冬歲將往雪片大如掌憐他昨日織安知今日紡嬌癡貴家女未始識機杼紈綺厭不華縕帛何曾數

貧富固有分。茫茫何足論。感觸此時心。寧不哀窮困。憑誰歌七月。俾汝知時節。寒墐聊補紈。團圞圍榾柮、

癸未老人生旦

昔人端爲祈黃考。再拜慇懃扶大斗。吾翁今年九十一。兒從兩歲貧無酒。趨庭何以祝彌誕。盈把菊花空在手。嗅香嚼蘂當甘旨。翁亦怡然如適口。人生貧富在分定。獨是期頤世稀有。翁餘九十兒七十。膝下龐眉仍皓首。若將此事較人間。豈非造物意愈厚。因茲歷歷詔兒孫。自古悅親惟孝友。上惇下睦無間言。一門和氣薰蒸久。雖無旨酒奉杯酌。意樂心寬親自壽。更於大節保終始。立身揚名以垂後。世上榮親無若此。何必金章幷紫綬。南鄰白酒況可賒。豐儉隨家惟用缶。年年此舉諒不難。甲子無窮環癸丑。

寄題玉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逐臭不自悟。熒熒飛青蠅。一日對此君。炯然雙眼明。子猷雖借宅。綠陰仍滿庭。雅淨兩龍潔。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勁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繪畫勞丹青。想像不覩面。孔孟何繇傾。安知君子交。日日與相迎。手種萬莖玉。君家有典刑。清風流至今。修好無渝盟。晦叔名自輝似賢。其先人所名。

薛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知君家住象山麓。日有見聞新耳目。自憐各在天一涯。休譽惟能採鄉曲。卻來一見玉溪頭。已知標致非凡俗。等閒揮翰墨淋浪。惠我新詩不金玉。細將學問說根源。異同更與明朱陸。吾道工夫有端緒。要是義精仁乃熟。博文約體是眞傳。收拾已功歸謹獨。參前倚衡勿間斷。千載斷絃端可續。手披詩卷荷情眞。聊

以斯言報諄復。

永邑楊君鑑子明。闢齋讀書。將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求齋名於予。併欲得一語以示爲學之方。予謂學雖多端。而其要莫先於明善。所以子思、孟子俱以此開道後學。大學格物之訓。實同出一源。故因楊君之請。扁以明善。且詩以演其義。幸毋忽其言之陋云。

人性靡不善。因物始有遷。本體遭剝蝕。如鑑塵所昏。疇昔均秉彝。善端本繇繇。既茂閑邪功。誠心所繇存。若爲用力地。格物居其先。萬殊一理貫。洞然見本根。表裏俱澈澈。斷斷義理分。言動中倫慮。狂愚詎同論。彼哉迷復子。一息萬里奔。認贅以爲嫡。未嘗知反觀。君子審取舍。不容涇渭渾。中扃瞭如燭。肯蔽耳目官。中庸示明訓。一言會其元。

汪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吾道本公平。何嘗分彼此。總只在人心。渾然皆天理。推原賦予初。所鍾均粹美。賢愚同一轍。所行無意軌。繇其氣稟異。於焉有臧否。清者洞然明。泓澄如止水。濁者性天蒙。蕩然惟縱弛。末雖有善惡。反之卽其始。變化在乎人。雖愚必明矣。日用無餘功。自修惟克己。近代朱文公。此道賴綱紀。居嘗語學者。虛名以爲恥。必先由博學。然後能約禮。顏淵躬四勿。曾參悟一唯。吁嗟今世人。非不究經旨。議論徒紛紜。反躬乖踐履。好惡徇私情。是非隨慍喜。體既雜眞妄。用斯殊表裏。要在無間斷。善端勤積粲。須臾不可忘。顚沛必如是。堅持敬一字。方知道在邇。我輩無他求。直須安汝止。

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

瀟瀟風露菊花秋人在甌閩第一州少日已嘗懷壯志今朝端不負清遊陪君數日從容語洗我平生散亂愁從此歸來復何事風濤雖險奈虛舟

歸鉛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斂藏先用肅如秋次第陽和徧九州歲月正緣閒裏度紛囂那得靜中遊明知與點有眞樂未足希顏卻自愁諷詠櫂歌思九曲與君重約泛扁舟

和徐子融見寄

學問分明有本根一編魯論幸今存奈何至理難窮究願與良朋細討論欲探聖傳千古祕莫令心鑑一毫昏吾儕總在生成內要識無私造化恩

示浩

持身端的在兢兢謹獨方無愧怍情莫道隱微人不見暗中臨我有神明

送趙國開赴崇安丞

十載交游一日如高情多謝不相疏分攜幸不隔江海得便常須訪起居折柳正當三月暮汎舟深約九秋餘相期暇日吟哦外只有公勤是薦書

和徐子融韻

遜敏工夫不可偏．兩端相濟若韋弦．允懷固是嘗存養．明善誰知合在先．

其二

讀書端的在研窮．洞貫精麤與始終．卓爾顏淵有眞見．分明來自博文中．

其三

雨餘雲靜太虛澄．月在今宵分外清．喜得佳篇來諷詠．世間榮辱一毫輕．

其四

自憐涉世每多艱．事到縈心或厭煩．近日功夫何所似．有時慙愧夢中閒．

過趙清獻墓居

爲讀忠臣孝子碑．欲行回首重依依．紛紛車馬門前過．知有幾人琴鶴歸．

夜坐有感年四十

仲尼切戒取人惡．孟子眞能不動心．嗟我癡頑何所得．但能於此惜分陰．

十月三夜省愆

孔子九思頻點檢．曾參三省重綢繆．事來若也能思省．事過何因有悔尤．

送趙德勤將漕淮東

逼人富貴固駸駸．體國憂時一寸心．符印遞遷無曠歲．廟堂誰謂少知音．民閒利病搜心久．財計源流講

究深．飛輓恢恢有餘地．要知罷困極於今．

其二

才難歎息古猶今．使節雙持委寄深．眞主厲精思吏治．衆朝忠孝結人心．激揚正賴扶風憲．欽恤惟存布德音．吏稱民安兩無事．不妨丹扆獻規箴．

送葉味道赴南官

聖世宗儒重設科．名公傾德總搜羅．近年底事摧頹甚．士氣都緣歎喪多．憂世情詞嘗懇惻．喜君事業久研磨．不才但有山林興．洗耳專聽奏凱歌．

別倉使二首

十里江頭訪故人．事雖論舊道彌新．懸知一味憂勤意．要活九州窮困民．秋月洞明波底影．祥風潛有雪中春．荒山僻嶠雲深處．無惜巡驅六轡均．

其二

服膺師訓毅名齋．觀省無忘動與偕．只向此中窺所守．已知平日謹諸懷．器充宏博乾坤大．理析精微律呂諧．吾道古今窮不盡．一尊深夜講朋儕．

又謝子京惠贊見

少日深期造孔門．於今老矣歎無聞．自憐大業乖傳授．賴有遺編可討論．君贈名章多過譽．我慙衰朽不

勝文。誓言願畢餘生力。細與窮源探本根。進退韻

集著尙書偶成

水飮已忘三月味。囊空眞乏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陳克齋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文蔚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